

# 獸道

沙汀著

羣益出版社刊行

上海市酒菜業職業工會  
西餐咖啡分會



# 道 獸

著 汀 沙

社 版 出 品 季

# 獸道目錄

題記	一
嬰兒	五
恐怖	二一
孕	四三
丁跛公	六五
兇手	八五
逃難	九九
為了兩升口糧的緣故	一一五
代理縣長	一二九
祖父的故事	一四七
跌道	一六五
在祠堂裏	一八一

## 題記

這裏的十二篇小說，是從四個短篇集裏選來的：疏樓，土餅，苦難和祖父的故事。

前三種在文化生活社出版，上海陷落，紙型來不及運出，隨後書店又連個人查抄一次，下落也就更加渺茫。後一種由魯滄鏗先生編入文學研究會一套叢刊裏面，由商務印行，因為戰事關係，至今不曾得到一點消息。

這四本集子，共有小說四十篇，我在上海期間所寫的東西，大半盡於此了。現在選出這十二篇來，雖然多少有點微帶自珍的意思，但這並非我的選集，目的倒正：第一，保存一部份材料免致失散，其次，我相信少數並無成見，風情質意喜歡我的作品的讀者，或許還需要翻翻它們。

1

我說不是選集，這也並非自謙，因為無論如何，我現在還沒到要出一本選集的時候。而這個的不妥當，正如朋友們半開玩笑，親封我為幽默作家，諷刺作家時所常感覺到的不

妥當一樣。老實講吧，雖然才氣大分卻很有限，當一想到若干成績斐然的師友，都還在勞力結廬的時候，我也實在羞於故步自封，站下來不走了。

我初學寫小說，是一九三零年，這更應寫作時間最遲的一篇東西，是三年六月，因此這也不能說是選集。同時，也沒有將戰前的創作活動作一結束的意思，因為一般的說來，我並不覺得我在題材上，見解上，或直感裏有甚麼樣的差異。如果硬要說它們也有不同的地方，這個不同，也只表面的不同而已。總之，如果擇選迴顧一下我短短的創作歷程，要找出一個差異點，也不是很難的。大體說來，就總士餅以後所寫的作品，較適合于我的思想。寫的時候也痛快省力。因為它們都於我所熟悉的題材的緣故。而從幾位營中的六部作品，則多去憑一時的印像，以及君子哥紙通信拚製成的。正如其如此，寫起來吃力不必說了，最主要的，是頗難於寫出一個應稱的人物。

因此，便在這一本材料有限的卷子當中，請亦恕不擇而出，編在最後的各篇，所有的故事，人物，背景，都已經取材於國用了。而且，一部份着重在寫人物。這個改變，在我是頗為有意義的，而促成這個改變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一九三五年回過一次故鄉，重新



一九四四、十一月廿日、於霧人西遊錄中。



## 登兒

孩子一生下地我就這樣叮嚀着：

「登兒要讓母親野些啊！沒嬌慣了。」

然而對這叮嚀，母親顯着不相信的眼光，有時還故意做出親暱的樣子氣人。

「你看，對這兒你總算盡了做母親的心了！怎麼？唉！」

後來，我甚至冒冒失失地舉那天亡了的，第一個孩子警告她。這一次，母親對孩子的心更不成話了，恨不得趁朝朝在口裏。一刻不見，就「登登呢」，「絲絲呢」地亂嚷，即使我絲絲攪一下，也「登登？寶寶！」地嘮叨着。

有一次，我着實看不過了：

「我看你要嬌慣壞了才安心罷！沒幾人又怎樣呢？你看，要這死才相陪！」

回答是一片沒有斜刺的淒切的哭聲。并且繼續睡了兩三日，說起存心兒她竟寶貝，



「唔？」

妻還早沒有醒聲。發癡臉，我唱到某句不快意的時候了，於是把鼻子從模糊的空氣裏，伸出來，……妻在幽幽地流淚呢！

「唉！又是這一套！說罷了呀！」

這一下，更是手濛了臉，放開嗓子哭了，好在衣服沒吃虧，却還沒有嚇壞了自己的習慣，於是拍着她底肩頭，我唱起慣調來：

「啊，啊，羞呀！……好！是我不是！對吧？啊？說呀！你看 我多難過！」

「你也曉得難過麼？」

「好，就算我是木頭！但是，甚麼呀？」

後來，細聲啾啾地的一切說明白了，還不是孩子的事！

跑進臥室一看，果然，小小的身體只剩一張皮和一根骨骼了，眼臉下垂着，顯出悽睡非睡的神氣。

「唉！這就是你當母親的成績啊！」

或許是我個張惶的樣子太嚇人了，盛兒也突然哭起來。

「啊啊，寶寶，啊啊……」

我一面安慰着孩子，一面抱着妻。但是事情已成了這樣，你指着鼻子，我閉着眼睛，地互相嚇到一陣，又有什麼意思呢？

「唉，你們的話，誰聽啊！！還難麼？請醫生呀！！我終於這樣結束了學海意味的抱哭和着急。

從這可裏那期間長指甲，說個口水亂濺的中醫起，在一星期當中，西醫醫生接連換了三四回，病從沒能說沒有好轉過，但我想信都診斷得不錯：虛弱。可是藥却一點也不見效。

自然，這病不是短期可以醫好，也不是照得孩子愛動就可以醫好的。重要的，是在他夠出他喜歡玩，喜歡蹦蹦，像我自那幼年在南坑上抓泥土玩那樣。總之，要從母親處窮到底下解放出來，好呵！

「怎麼？讓我這書試試看，不要專聽媽媽的……」

妻總直聽了我的意見，接着就買了些運動玩具給盛。孩子的臉上，不久，果然有活氣

色了，這才叫人稍安了心。

唉，那騎在小小的自行車上，踏著腳，把臉都給踏紅了的樣子，現在想起來還活現在眼前呢！唉，那癩果似的臉，……不要想這些了。

的確，這到一月，孩子長大了多少，彷彿能夠看見他生色，長肉，真少得可憐。不是的眼皮，張着小嘴，拖著妻病衣角，「媽媽，」「媽媽，」嗚嗚的可愛的模樣呀。

「怎麼？早聽我說，——」

「對！你幹幹！」妻笑着截斷我。「只是地方太小了，——呀！當心！」

地方真太小，盤兒騎着車，不到幾步就碰牆壁。並且空氣很壞，輕輕的煤煙那理物斷在流汗的小臉上，善賢能夠醫到事外住一住，那就好了。

「我相信，孩子會發胖呢，只要沒死那間住。」

「不見麼？做一做好了啊！哈？」

想起來，這也許是我的錯誤了。自己不先提起或許不會發到這使人傷心的屋子裏來吧？幾度也不會閉着他底小眼睛，沒理會爸爸媽媽的哭泣和嘆氣吧？因為，自我一提起發

撥家的話，要就每天「早撥好啊，」「你看，儘都服不起原呢，」「她同我拌嘴，要我不等到星期就搬到市外去。後來，真地撥了，而不幸的打擊是來了。……

屋子是坐落在市北的盡頭，一層樓的小洋房，左右有兩三家木料廠，同一些低矮的錫鉛皮蓋的小屋，除了鋸木的柔和單純的調子，被空曠的田野磨鏗了去遠迤迤火車聲，還有一點聲息。走出繞在門前的長長的籬笆，在初夏透開的空氣；躺着碧綠的田地，一住死，好像孩子胖胖的臉已經醜陋地貼在我頰上了。

「你看！好多了哩！」

「不是麼？來！整整，跳給爸爸看！」

這樣，我們一有閒，總是把孩子的體重，顏色，飯量，玩跳的事當做談話的資料，彷彿就說着幾代人那樣長的時間也不會敗味。

倘是遇見聲兒不覺跳動，呆拖着妻叫「媽」，「媽」的時候，我便像失掉了靈魂似地問：

「怎麼？不好麼？來，媽抱！」

或者，夜裏陰沉着臉，飄到書房裏來：

「哪，今天沒玩呢！……」

「病了麼？……奇？」

「不！連車都沒騎！」

於是我就不能不跑去瞧瞧。可是——總又沒甚麼：

「不要大驚小怪！——任他好了。」

一天星期早晨，我像剛結婚時一般的活潑——帶着一本秤，跑到書房裏來——說：

「看！重了半斤多！——會像你個大胖子樣！」

「尖嘴！來，婆！婆量量看！」

妻也替我更大聲地叫，空氣都被快樂的聲音震響了。可是，我們重了八兩的孩子並沒有跟着叫聲跳進來，也沒應聲。

妻惶惑了。灶屋裏的  憤忿地吼道：

「少爺在廳台上呢！太太！」

我和妻也沒想想，就奔到廳台上去。可不是麼，孩子正在牆邊的一只矮凳上面呢。

「媽，看！」盛重過臉來向我們哩，跟着又把尖尖的下巴靠在牆沿邊發楞呆在外面亂撒着，一面嚷道：「啊！接着啊！」

「啊呀！當心啊！」

我們跑去扶住他，順着小手望了過去：五六个襁褓的小孩子，弓着腰，拐着肘頭，正在一座墳堆上小牛似地互相擠撞。這在原先，我們並不知道，因為還沒到鐘的那面去呢。

「怪不得我時常聞着怪氣味！」

妻驚慌地說，彷彿真有一股粗大的臭氣，從那些孩子們就躡着的垃圾堆上發出來，並且像針似地刺入她底鼻管了，拖着盛兒就要走。

「不，我看！……我不走呢！……！」

「還離得高呢！……別人喃？」

「我閉着都頭昏眩！……啊，媽給好東西！」

在妻哄騙了好久，並且答應買一架火車玩具之後，孩子才哭喪着臉，由妻抱着下去了。我却徬徨着，被一種想抱怨人，想發點脾氣的心情所占據。但是抱怨誰呢？妻嗎？盛



兒嗎？那些垃圾堆上的小英雄嗎？我自己嗎？我通通不明白！

我又靠近牆去。這時一個戴着變了形的黑呢帽，帽簷下露着短烟袋的漢子，拖着一輛方形車來了。接着，許多黑水晶似的眼睛，拋向那車箱去，小小的身體鑽動了。

「小鬼們！又亂撞吧！……讓！」

拖車的人笑罵着。等到拖近土堆，便把車箱上劃着白色字樣的一面取去，兩隻手一推，於是，那滿載的黑褐色的穢物，便掉在那被無數求生的小手掘鬆了的地上，堆集起來。

一場衝撞開始了。

頭亂鑽着，拏勝子互相揪開別人的屁股和腦袋，一輛戴便帽的小姑娘，被那大塊頭的孩子撞翻了，於是躺在地上哭罵，一會，她從口裏取出一塊東西瞧瞧，又放進嘴去，接着捧起身子，又擠進混亂着的陣營去了。另一個又被推翻了——不哭！擲一擲帽子，重新擠了上去。……

那已經坐在「車把」上休息着的老頭兒，隨時把煙袋從嘴裏取出，笑着嘆道：

「不要搶！你有分！小鬼！」

我與習習還要笑出來，然而一個農婦的意念使我一怔。我熱的情緒低落了。我聽聽騰地離開舞台，想着那孩子，想着母親，想着我在田隴上抓土吃的幼年，想着我是被一級特殊的教育和機會帶到另一種生活裏來了，心裏就酸過……

妻的聲音從沉寂裏把我喚醒了。她還同娘嬾吵嘴，說，爲什麼不帶耳朵，需要進了開喉台的門！

從這一次起，我對李付子孩子的關心，發生互感了，她一提起她兒的肥了我瘦了，我總是生氣她回答：「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也不看她底臉色。

好在妻也少同我談起孩子的事了，只是不時說些挑逗的話，如像，「孩子今天，」剛說完半句，又突然改換口氣說道：「好！別人不高興罷！」由她對於我底苦笑和不說理的習習的解釋，她是相信我底底置又發生問題了。

我害出毛病的，倒是我底腦筋啊。

那些求生的小手，幾把我底心情攪亂了，但對這，我無怨意，因爲她給我機會看清楚

了自己底腐爛。

當我看見自己的妻子，別人的孩子，不管黃的或白的，那穿着海軍服或獵裝，有着漂亮的牛皮鞋的一切中產物，為總想撫着那蘋果似的小臉問：

「你們才長這樣麼？」

我又想，要是把這些戴着牙紅透的運動用的寶貝，拋開那被板推去，恐怕會像被葉雨小耗子們的死去吧！

唉！魔鬼們做了那一個女地昆啊？這是個何等底魔術，真是玄奧着。個生物的法則底必然結果呢？我們這些買吃不做的灰色生物，已經失掉原有的自然能力了，成進功者也受了我們空虛生活的累！

要是想像自己的父親樣，在烈日下，在風雨下，拉着犁頭，揮着汗水，用自己底手等取自己底生存，那，魔鬼會正筋盡地騎在大黃牛的背上，大聲武氣地唱着山歌吧？呵！我明兒這空虛的生活，魔鬼那兒使侍侍的特別的機曾和教育，……

一天，我從學校裏回來。翻跨進門，一片吵嚷聲把我嚇住了，一問，又是孩子！

孩子不見了，妻罵娘不省心。娘拍着胸骨悶嘴道：

「你只叫鬧曬台門呀！」

「屋子裏不見麼？到外面去找好了呀！」我攤開手望着妻嘆。

于是，我把皮包遞給妻，匆匆地逃出來。蜂子到處嗡嗡地，風帶着露水聲在田野上飄蕩着，一條黃狗消逝在綠色的田野中去了。

我又往屋後轉去：爹兒坐在地上哭呢！

「怎樣？……啊，爹種！」

墳場上這時只有很少的人了，一個瘦大的老頭懶懶地工作着。其餘幾個出奇地，替我們。我笑着望了望那些像飽有生命的經歷的臉，對爹說：

「你看，啊，羞呀！」

「他自己摔倒了的，這裏！」那腰枝上縛着麻帶的小女孩說。

「關你鳥事！滾滾！」搥着土的孩子罵。

「呀！他怪我們呀！」

原來是聽錯了我的話了。他們自家嚷起來。

「那……」

唉！我剛要開口解釋。一股死屍似的穢氣撲來，於是太陽穴發脹着，我快昏暈過去  
了。我本能地抱了孩子就走。

我在籬笆邊纏着妻，她驚叫道：

「啊！怎樣了？」

「在垃圾堆邊摔倒了呢。」

「甚麼？被那些小鬼摔倒了麼？叫沒出去呀！」

「那裏，你胡扯！……」

「來，我看！這些小鬼啊！」

「那裏！……他自己！你開看！」

「總是自己的人不是啊！臉色多壞呀！」

妻同我一直攀纏到屋子裏。她對我底分辯和解釋好像耳邊風一樣，我於是氣憤地說：

「他還沒死呀！未必給賣命麼？」

「那是什麼東西！配？咒死了你多好啊……！」

事情像做作似的，就在當天夜裏，孩子發燒得灼人，病在床上，並且，唉！並且兩禮拜後，嘴角牽線地流着淡淡的血水，死了！

娘姨拿手指揉着兒空睜的眼臉。我被突來的悲痛打擊得說不出話來。唉，却更鬧鬧得利害了。

「死了你多好啊……我要叫你把牠吃了！……！」

「唉，太太！死都死了，總該啊！」

「放屁！給我滾！你們打起夥兒……！」

娘姨子是氣得直跳起來，拍着圍裙，往復地嗷嗷着，「我敢麼？」「你看我咒過少爺麼？」

這簡直吵得人太不堪了，我憤憤地叫道：

「怎麼不該呢？娘姨說得不錯啊！看那些你咒罵的小鬼吧！他們蓋樓，他們沒人叫！」

「怎麼不該呢？媽媽說得不錯啊！看那些你咒罵的小鬼吧！他們盪襖，他們沒人叫」

「寶寶！」他們在發抖的空氣裏呼吸，他們在墳墓場上圍觀後審問，可是：他們却無意地生存着！他們還要一直奮鬥到像他們的父輩樣，用自己所開辟的活路下去！而且……唉！不要學！不要鬧！我們這些好吃懶做的，都想要在歷史的墳墓堆上擠死的！

「快了！……」

一九三一年十月





## 恐怖

一到夜裏，水車底清厲的聲音，就可以分明地聽得見了。頭上是秋的天空，很高，飾着繁星。縣面的街道好像是死滅了。平常在這樣的時候，充滿快活的草壩，洗鹽室，也死滅了，兩三堆人都默默地把腳泡在水盆裏。不作一聲，也不動一動。

燒開水的老頭子立起身，打個呵欠，帶着渴睡的聲音嘆道：

「老師們！還要麼？添水了！」

水盆開始淺淺作響。有的從盆裏提出冒氣腳的揩着，有的還是不動，有的吸燃烟，但沒有應聲的誰。

「好！那添水囉！」

他喘着，兩手在腰肢上幾揉，到草壩裏的井邊去了。桶擡着井底，擡着水，發出空洞的響聲。睡去的蟋蟀也像給驚醒了，唧唧唧地叫喚起來。

「唔！」

許多頭轉向那發出聲音的處所去了。于是那人抽了一口煙，接着說：

「大家聽到甚麼消息麼？連許多藝術家也變態和……！可是危險並沒有回頭變一起而掉！至少城，那紀念碑旁邊，躺着的兩個……正是道地的光顯。只要三個願了乎，一馬力，身上粘一個條子，你就只有慢慢地去同國王爺分辨好了！可是，我們還舒舒服服地浴着腳，心裏想着愛人，看看星子……這水車呀，就像鬼哭！」

水車更叫得大聲了。這彷彿不是一種聲音，而是一種感覺的結晶體，穿過清冷的空氣，打在人心的坎上。街上賣餛飩的突然無精打彩地叫起來，接着，又沒聲沒氣了。

燒水的圓轉到爐邊去，取下掛在牆上的煙袋，裝上煙，在爐子上叭叭地吸燃。他用手捏了一捏煙頭，吐了一口濃痰，吸食起來。

「那，老師們！當真搞起來了麼？」

「是呀！同志，明天就要打到了啊！燒水的同志，記清楚，我可沒有壓迫過你啊。而且，每次燙腳，總是自己提水。」一個胖子半玩笑地說，一面搓着腳趾樞。

「你老師，甚麼呀，總是玩笑！」老頭子有點忸怩了，擱下烟管，用鑊摺着火。

可是，對這可憐的玩笑，並沒有別的人起一點反應，大家反而更沉默了。在沉默中，各人聽着自己的心跳，他們連星星也怕看了。頭彷彿要低垂到膝頭上去。從學校園那面送來了涼爽的风。

「好像在等死啊！」一個摩了摩光光的頭頂笑着囁。

「比那還難過呢！」有誰接着說，「判了死罪的人，究竟沒有旁的希望撩亂他，他何以一心地等着，管牠是死是活。我們明天該捻着的鬮，你說是那一個字呢？全過碰啊！自然，要是不順了手……鬼知道他順不順手！」

「大家守閨好了呀！要躲還躲不落，那麼，運氣，運氣！」還穿着夏季學生服的長子，蹣着鞋，向草場對過的甬道走去了；影子消失在黑暗裏。

別的人也都把腳從盆裏提出來，蹬在長凳上，用毛巾揩擦着。老頭子不耐煩地噥道：「怎末？不洗了？那下火囂。」

在寢室裏，有人還哼唱着什麼調子，但突然大吼了幾聲，被蛇咬着似的不響了。

夜深地黑下去，水車底聲音也就更淒厲，更撩人，蟋蟀更了不得地嗷嗷唧唧地鳴叫起來。

幾百隻眼睛都直瞪着帳頂和花的望壁。他們不知道動一動，也睡不穩，漫漫的長夜像是把他們悶死了。有的間或嘆一口氣，或是叫一聲同寢室的伴侶，但是，不管有沒有迴聲，接着却總被黑暗靜寂所吞蝕，沒有人聲，也沒有人氣。一個個僵着的黑影，賊心似的，毫無聲息地跑遍了每一排寢室，又無蹤無影了。

在第三號的門牌裏，有人談着話：

「你也沒睡着呀？唉！我想起一個陳舊的故事了。說是張獻忠剿四川的時候，正借住在一家破廟子裏。你知道，說是這先得找一個人開刀，祭旗。翻開大書看，唉，那第一個該殺的，正是那個招待他的住持。這叫他躊躇了，決斷不來。不過，張獻忠終究還有幾分人氣，就先叫那和尚到了日子躲一躲。開刀的日子到了。帶着刀，四下一竄，連鬼影子也沒着！可是時刻是不能錯過的，就刷地向山門外的一株老槐劈去。樹子劈斷了，那空洞的樹身裏面，却滾出個老和尚的頭來！……」

突然，從別個寢室的窗口，跳出一串咕噠的聲音：

「唉，那放審司脫有烟捲麼？」

沒有回聲。顯在來牆上的一團黑影消失了。遠遠地傳來了個紅眼圓更夫的本榔聲：托——托，托，托。於是幻想小鳥似的飛過，大家的眼睛是更張大了。

他們僵伏在老和尙遙不近的命運之下，想着明天碰着的生或死，想着那另一個世界進行着的歷史，他們希冀着那鈍重地落在人心上的，是最末一次柝聲。水車聲是更清厲了。

聽着水車叫，人便想到那大而平靜的河流，兩岸蓬生着蘆葦和灌木林。月光寫在蘆葦上，烟似的林梢上，水上，屹立着的車稜上，……而水車轉着，轉着，濺起一切流過的水。我們底歷史也像那水車，許多弱小者都被濺回恐怖裏去了……

有誰從黑暗的走廊穿過來，拿手掌圍住嘴，壓小聲音嚕道：

「老師們！起來！……大家……快呀！」

隨着一片很一致的沙沙聲，許多頭靠在護窗上了。

「甚麼？」

「唉？大聲點！」

「闔住了！」

一切聲息，斬釘截鐵地沉了下去。

「怎麼辦啊！」

有人開始絕叫出來，於是有的也跟着噁聲嘆氣了。有的還是呆呆的說不出半句話來。一種低沉的擾<sup>②</sup>更使空氣靜得怕人了。

「甚麼？這是那裏來的？——」洋火在那裏呀！「有誰在門邊拾起一張傳單，戰抖起來，因為那上面寫着幾句關於慶祝那在二百里外正建設着的新組織的話。

「我門前也有呀！」

「作孽啊！」各個人都在自己的門前發現同樣的傳單。於是大家在恐怖的海裏沉得更深了。

「不要怕！這不能算是證據！」

「找辦事人去交涉罷！」一種帶哭的聲音囑。

一個老頭子，一隻手提着後衣包，踉蹌地從甬道上跑過來：

「不要吵！有甚麼嫌疑東西先燒了再說，不會就來的，天還沒亮哩！」

「先生，不會亂來吧？」一齊小聲地問。

「當然，他們是接名捉拿的，——你們是麼？」

這一反問，大家好像很聽明了，於是齊聲囑道：

「對囉！雷打人總也查個善惡呀！」

「大家，同學們，燒了書再說！別只管發議論了。」

人們住寢裏爬去了，拿出所有的書來，用火柴點燃。火堆很有秩序地排列着，拂着風，噴着烟和火焰。幾隻驚起的烏鴉在學校園的大槐樹上噪鬧着，水車揚着悶人的聲音。

「唉，不吉利！像燒倒頭紙啊！」

「問你，連小說也一起麼？」

「是的，紅封面的，毛邊的，一起啊！」

說：

一個穿長衫的，坐在階石上，拿了一根鋼筆桿在翻撥着冒煙的紙堆，他一面慢慢地  
 「要是我們是，或許還沒有這樣危險吧！你看！頭也禿光了，書也燒了，心裏却還是  
 恐怖着——怕順了手！倒是那些真正在幹的……我心裏發慌……真是不明白……」  
 遠處有鷄叫着。在蒼白的曙色中，黑的紙灰飛舞着。颼風使人感到寒噤。

有人提出意見來：

「唉，我看，同學們！睡着等好啊！不然還以為……」

大家一齊馬上悟出這話的真理了，就又趕急離開倚着的門枋，跳往寢室裏去。

「紙灰哩？」

進去的又退出了。

「老師們！進……來……」戴黃氈窩的校役把頭伸出過道口，叫了一聲，沒見了。

接着是一個大的忙亂與恐怖：用手，用臉盆，有的用衣兜弄開着紙灰；有的聯手推到  
 砌石下去，有的跑着，細聲叫着，而終無法可想，然而，每一排校舍是站着崗兵了。



在恐怖與迷惘中，嚇人的呢吼中，所有的人都應過名，而且在馬燈的黃光下被審視過了。軍官却搔着酒醜的臉頰躊躇起來。在躊躇當中，兵士們拿白亮亮的馬刀在柱子上和門枋上樣着耀眼的刀鋒。

「大家進各人的寢室去。」

終於，一齊頂着原封原樣的腦袋，輕輕地鬆着氣，吐着舌頭，鑽進各人的寢室去了。

「這些人都是真名嗎？」軍官隨又橫了眼問。

「當然：當……然！」學監忍着呵欠，嘻嘻地回答。

但是軍官并不就走開，咬着下唇想了一分鐘；又揚起臉直瞪着立在面前的排長，下口向上一點，——好像是說：「哼！交白卷麼？」接着厲聲道：

「挨戶檢查！——於是穿過甬道，到準備室去了。……」

曙光照在梭門口架着的機關槍上。那花白鬚子的看門人，嗽咳着，拿大掃帚在掃着地。在停着喘氣的當中，他，並不是向着誰，含糊的說：

「這年歲，是地脈龍神也不寧呀……：轟轟轟，轟轟轟……：見都沒見過——真是少

有！

於是搖着腦袋，又唉聲嘆氣地重新打起來。突然，一陣腳步聲把他從不平中喚醒了，幾個兵擁着一個發育未全的青年來，他們揪着嚷着，往校門對面的草場中去了。

青年人被推向染上曙光的草地上去，踉蹌着，正想站穩脚步，卻已經撲在血泊中了。他底手向衰黃的草叢撩拂着，還沒揪住，第二刀又劈下去了。沒有叫一聲媽。士兵們在他身上粘上一幅白紙條。……

另一簇人又擁出來了。……

一切靜寂。街上依然沒有行人。人聽着昂昂的水車叫，就想到那俯瞰着江岸的巨人，轉着，轉着，濺起一切流過的水，在夜色中消逝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

## 平平常常的故事

由破板壁後而傳來的悉悉率率的聲音，趙姨娘知道那個爛烟灰火房，那給人死蒼蠅吃的，是又在動手弄中飯了，他聯想起吳貴來。

這也是一個廚子。却不給人死蒼蠅吃，並且他底本事，就是已故的老太爺也是擦着白花鬍子稱許的。可是他現在留在鎮裏了，還做了甚麼委員。

在從鎮裏逃出來的前幾天，他亂鬼亂祟的，整天忙着彷彿有鬼等着他撞着他似的，恨不得就拿豬合食端上桌子來。接着，謠言更盛了。跟着謠言來的，是「先生」們自己。而且經由吳貴領頭，鎮裏先亂了。

於是，從黑漆籠門子的邊門上逃出來，在紅槍隊和保安隊的掩護之下。然而太太是跑掉了。起先在旅館裏面、隨後又搬到這小棧來，住在樓上。又搬樓下，終於住定這通向廚房的屋子。人都知道，不曉得爲了甚麼理由，中國人的廚房和廁所就像褲管樣，總彼此分

不開的。

房間裏彌漫着油煙，飯菜的酸氣，和亞木尼亞氣，真使人難受。姨娘鼻子和嘴唇癢癢着，做成一幅怪像。

「這些該死在橋頭下的，沒良心！」

她喃喃地罵着嘆着氣。接着又望床上躺着的小主人瞥了一眼，拿着藥罐到廚房去了。

在那裏，老劉正同火房吹着牛：

「不傻麼？吃的在肚皮裏，穿的在身上，我有甚麼怕的呀？說是打退，我願手掌心裏煎魚吃！連婆娘細仔都幹哩！……」

姨娘的影子一顫抖着現在眼前，劉二馬上不響了，他把煤不知顧惜地往灶裏塞，勾着腦袋。等到姨娘叫喊起來，這煤又吃驚地喊道：

「呵……呵……呵，我纔想……添水麼？喝！還有！他紅着臉接了熱罐。

姨娘轉來時，在窗子前面立得很久。心裏想：「變了！變了！這些死在橋頭下的！」花白的頭很快地搖擺起來。

「婆！到底，多久啊？」病的孩子醒了，問。

「誰曉得呢？靠天！」她趕快做了一個天悔的手勢，裝作安閒的聲調，支吾說：「不睡了麼？好！爸爸快回的。」

「嗯，哼，人家問……」

「啊，回麼？不是說，爸爸也說過，等你好就動身了。」

「那，「先生」們呢。」

「噲，」詭騙的嘴像給膠住了，微微地顫抖起來。

這時廚房裏一種枯滯的聲音叫道：

「是呀，傻！我自己也罵！別八，用，女人，！不是你們要我打雜，餓還餓死了哩！」

「劉先人！劉祖人！少爺病吶！」姨娘嘆氣了，翻翻眼睛，又用和平的音調說道：

「先生們麼？早跑了！想，土槍，刀，敢做甚麼呀！軍隊有飛船，大砲，轟呀轟的。」

「婆，好高呢？」

「比祖祖的牌坊還高。機器一按，忒，多高，多高的。」

于是一面在病人的背上拍着，一面用已經硬化了的智慧哄騙着，孩子是漸漸迷惘了，姨孃自己，也逐漸沉浸在她本人手造的希望里面。

她彷彿又從新呼吸着那甜靜和平的空氣了。曲折的迴廊，長屋脊，彩畫的粉壁，食屋，大壽星的照壁，一切都在好像永不會變動的情景中。浮漾着……：金銀花架下，虎呀虎的，那是鬪玩的貓……

突然，她被一種模糊的心思驚覺了，她感覺得混亂起來。然而她找不出那混亂的原因。正如她看不出攪混這平靜生活的歷史中軸一樣，她趕緊默念着阿彌陀佛來鎮靜自己。

老劉走了進來，他把藥罐擱在方棹上，說：

「孃娘！嘻嘻！我想過了。還是走的好……」

「走呀！好日子過完了，不走麼？沒個好東西！」

門框裏現出老板的頭。他臉上的筋肉動都沒動一下，又縮回去了。

在蒼白的電燈光下，主人蒙着黃昏的臉浮出來，他害羞地敲遍了幾家親戚的門。嗚啞

懇求着，在懷裏探着早已經成爲定成結食的契約，然而，他終不失望了。

他一聲不響地坐在靠壁的地舖上。

「怎樣？」姨孃倒抽了一口氣，問。

「噲！」

「難道說，難道連……」

他把手伸起用力地搖，又趕緊把視線避開。

「甚麼？連勾腕子也這樣忘恩麼？」老太婆替這主子兼小輩的青年人不平了。「我記得！我去帶起吹火筒看！要是我們就這樣倒霉下去，他也跑不脫的！都逃不脫！沒個好東西！」

沉默一會，她又用帶點抱怨的口氣說！

「那些人都夠！你該說借，該把契約——」

「你要麼？」年青人從舖位上撐起來反問道，「沒有到外邊去聽聽！」又那樣躺下去。一會，却再翻起身來叫道：「怎麼辦呢？我像被水澆着的樣！我沒過過這樣的日子，

沒過過！——於是身子直截了當地橫躺了下去。

他底頭扭向黑暗的角度裏去了。老太婆的憤怒，也分明地塌了下去。一切靜寂，吊在床沿的小手給燈光晃照着。油綠色的牆壁呆呆地馱着旅客們的糊塗和臭虫蛆。一匹鼠子，邊動邊嗅地跑了過去。這屋子好像是盛滿了水！時代的苦水，人是難於呼吸了。

想起老太爺時代的事，目前的事，目前的悲哀、良善的年青人的悲哀——這樣的人是會更多呢！他們不明不白的，爲歷史車輪的利齒所撕裂，如在夢裏一樣。夢醒了，生存的慾求襲來。然而，他們是懦弱，乏，因爲沒動過自己底手，蒼白的前途，癩毛狗的結果張望着……姨娘底想念，忽地爲一種冰冷的顫慄所扼制。

在假寐了兩聲之後，她提起勇氣說：

「甚麼？你又沒做過壞事，沒害過人！祖祖原是爲米，施棺，那條沒做過！老實說，就那樣沒眼晴！……」

她還舉了好多實例和比喻，可是她說着，漸漸爲自己底謊說所擾亂，昏亂起來，於是想不到會住口的地方，突然切斷了。



老劉縮在門枋上，不好意思地笑道：

「我想，少爺！有茶房扶侍，我可以回去看看，以後，唉……」

「派爪手拖住麼！當然走呵！怕是原先麼！」

「我心都爆了呵！不要嚇好麼？」青年人突地打斷她。

劉二指著天，指着自己的鼻尖，咕咕咕咕地分辨起來。

在痛苦的喧嚷中，賄鬼的老叔跨進屋子里來。他在驚人的靜寂裏，以出聲那樣的鎮靜，把一束紙放在年青主人的前面。可是他卻沒有看他一眼，一雙冷冷的袖抄着手。

姨娘開套着皺紋圍繞的圍裙，瞧着張惶失措的主人。瞧着老板發光的腦袋。

「啊，啊，老實，今天初一麼！」

老板輸了輸眼睛，截斷她底話：

「我還以為三十哩！連打牌擲骰這樣小玩意兒，沒上場合，也該摸摸腰包。老太太！」

你怕才十二歲半吧！」

「甚麼！好幾個錢！不過等等……」青年的客人，喃喃地嚷叫着；他忍不住那討厭的

冷靜了。

老板可是連眉毛都沒動一下。

「不相信麼？那，壓住哩？這個。……至少……作個信用。」

「撒污的話，我會用篤片囉！」

「噢，噢就這樣不值錢麼！」姨孃周身顫抖地喊道，「濫船也有三千釘呢，你怕老實話！睇四兩棉花紡紡看！……老實話……不要看下坡太陽！」

「好鹽菜臭啊，這背時地方。」驚醒了的孩子嚷。

「對囉！好的儘好麼？」

破地板下面有小耗兒哀叫着跑過。

太陽照在水漬塵污的破玻璃窗上，把幾張圓圓的膏藥補釘映成純紅。屋子裏的人，個個都翻着眼睛，張開口在想心思。小孩子把腳抵在牆上橫躺着。鄰室裏有人說夢話。

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走進來，打着呵欠，揉了揉眼睛，說：

「全哥。」

「噲。」

「知道麼？三爺來了。說是，保安隊，紅槍隊，通跑散了。不是脚桿長，他還走不落呢，有人吹。一方哩，給二畝五的山田紅了眼。再說，兵無糧而自散；有的不願拿出來，願拿的，却像我們樣。軍隊呢，你猜怎樣？老遠呆着，說是開火，如何，全騙人的。只曉得殺不相干的人，偷雞摸鴨的。說是勦，夠了，簡直連影子都怕！彭木匠最壞，田坎早劃了。田裏滿是分田的木牌和死尸。爹哩，更急壞了，皮氣糟得怕人。夜裏，看見我抽紙烟，這樣，你看，說是敗子，說不要我了！真想不到，——也好！橫豎看着想着都無人。你說呢？」

「噲。」

「我想進軍官學校，別外幹甚麼呢？老兄！你自己，人對了才說，也早準備好。」

主人打了一個寒噤。姨娘嘆着氣，扯濫着油條堆向碗裏，然後又添了開水端到床面前

去。

小孩子撒嬌地嚙道：

「儘這個！嚙，怪味！人家要吃那個方的哩！這樣子。有花的。家裏吃那個呀！」

來客在藥罐邊檢了一節香燭吸燃。他把瘦瘦的臉子做成怪樣抽着，於是說起曾經是搖籃和安樂窩的故鄉來，爹底脾氣，自己底計劃，自己底興奮和希望。他繃了繃長長的眉頭，掠着蓬鬆的頭髮，說：

「儘拖着怎樣呢？未必還讓「現世」麼？」

「我早也想到的呀！不過你不知道……你說得容易！說得容易！我沒有遇過這樣的日子。」

「少爺！」老劉走進來，羞慚地說。「我回了，啊，娘娘，多謝你們！」他又擺開手，對了床笑說道：「來，少爺！聽瞎伯伯講評書！」

少爺爬起身來，站在床上嚙着，大門口的石獅兒，發光的柱子，在野玫瑰上擺動着長身段的蜻蜓……逗誘着這小小的靈魂。

「我要……嚙，嚙……要哩，啊……」

姨娘喃喃地罵着老劉，又向孩子走去，做出比哭泣還叫人傷心的快樂樣子，揚聲道：

「他要先去打整屋子呀！就來接我們的。啊，啊，聽話呀！」

「對！我先回，八哥兒老了，不好捉呀！還要給桃撒糞！少少好吃哩！」

「劉二，田都分完了！」客人冷聲冷氣氣地說。

「那裏！想看看新聞。田？嗚呼！你們先不多麼？鄉裏，樹葉子，青草總多呀！這裏，甚麼也不容易！啊，啊，娘娘！你會罵我的！」

「走你的呀！儘括遠括遠的！」

「好！走了！」劉二又回轉頭去，說：「我開得過心的。啊！我捉個大的，鳳凰這樣長，立崢嶸的……」

除了孩子的哼聲，一切靜寂。拿死蒼蠅給人吃的廚子，又開始製造煤烟和油氣了。從破玻璃透過來的兩條陽光，默默地躺在主人垂着的蒼白的手上。

他忽然跳起來，對着來客吼道：

「真沒過過這樣的日子！記得麼？這樣的天氣，在涼亭上，搓四圈，喝幾杯，帶着

槍，鷹，飄飄蕩蕩地。……唉，唉，我們不是在作夢麼？你不知道！一定不知道！……」

老板發光的頭伸過來，他用冷冷的聲音說：

「咱們貓，虎，十會啃，」霧「在一串了！難道還等我撥水麼？」

涼亭，好的天氣，鷹抓兔，漫不經心的生活，夢……：……泡沫似的迸散了，絕望的沉寂掩著過來。在沉默當中，那個小孩子突然哭起來。他邊咽氣邊「道：

「噫！爸，好久回呢？」

一九三三年五月

## 孕

在兼作待診室的禮拜堂里，只許有三四個病人，和兩個伴送病人的親屬了。他們疏零落地散坐着，顯出疲倦的神氣。那個坐最末一張長檯頭的青年人，不耐煩地搖了兩下腦袋，呼出一口長氣，直挺挺地往椅背上靠過去了。他同伴送自己的妻子來作妊娠的診斷的。

他的名字叫做宗子潔。大學畢業生，一個企圖靠着筆墨生存的「自由人」。他和那個濃眉大眼的女子同居，已經有一年了。在這短短的時期中，他雖然十分小心地享着「個人應該享受的甜密」，但「該不會吧」這一念頭，有時候仍然會使他發生一點小小的紛擾。而他現在，却終于抱着不安靜的心情，在等候着命運的判決了。

那個病室里唯一的男僕，一個細腿的老人，已經在準備中飯後的祈禱了，他默默地揩抹過講台和鋼琴，於是一抱又抱地夾了聖經，向着每一列長凳，並不估量坐位間的距離，習慣了一般地擲放着。那書一落在座板上，便發出一種短促而遲頓的響聲。當他走近最末

一列座位時，那焦灼的守候者，仰了清癯的臉蛋，問道：

「可以看嗎？」

「怎麼不可以，」老頭子嚙了嘴回答着，同時遞給他一冊黑色封面的書籍。但他並不想從這當中得到一點感化和慰安似的，僅只無聊的鑒賞了一會那本半舊的新約的表皮和書脊便又沉思起來，隨手將書擱往長凳上面。於是吞了一口忍耐的唾液，放輕脚步，踱到一條薄暗的甬道上去。

這是幾間診室出入必經的處所，在蒼茫的盡頭，在那塗白粉的玻璃窗門外面，正踴躍着一個肥頭大耳，商人模樣的漢子，用手虛掩了嘴，備出傾聽密語的神情。這人正是領了久不生育的妻子，來撈取子女的希望的。

「真是無奇不有。」

想起商人在掛號處紅着臉說出來的怪病，宗子潔苦笑。

從診室里，不時有鐵器和玻璃相觸的響聲傳出來，短促而且清脆。四週圍的空氣靜寂到悶人的程度，彷彿叫過「阿們」以後那一段默禱的時間一樣。待診室里，有誰忍不住嘆



起氣來了。長凳在不安靜的身體下面發出扎扎的聲響，當他依舊蹣跚回自己的座位時，不多久，那個短胖的商人，傍着一個瘦孱的婦人，從前道口出現了。

這漢子回開着嘴，傍着自己的婦人走，微躬了腰，兩手抄在背後，像是要倒在她的身上似的。當到了禮拜堂的出口時，他還忽地噙起嘴唇來，而那肥黑的臉肉，更像抹過油脂一樣的了。宗子潔扭着身子，一直用了奇怪的眼光目送着他們，直到這一對得意的人向微弱的陽光中隱沒。

他想要暗笑出來，但是一種微妙的心情，却立刻把他送進回憶裏面去了。他記起他的幼年時代，記起父母們的將護和担心；許多已經忘記了的，關於想望子女的可笑的迷信，也一時浮上了他的心上來了。他還很準確的記得，當六歲的時候，在一回正月里的燈節過後，他曾經被人扶坐在一匹打扮得像一個舊式新郎一般的黑馬上，給一位叔父幹過「送燈」的玩藝。這叔父老沒有子女，燈是向人家偷來的，根據傳說，這樣一做，就準會「添丁進口」了。……

「唉……」他突然地嘆氣了。

本來靠了他的進步的知識，這一份小小的名額，在平常，他是能夠理直氣壯的。而且對於於時代和責任有着近乎自覺的敏感，說到生育，他還是某種意見的闡明者：「你能與得到那一面的專呢？沒說別的，就是困難，也會碰腳跟手的呀！」他時常對人這樣地懇談着。

但現在，他卻感到迷惘了。因為有的事情，是由不得自己一個人作主的。南禮升前，仗着一兩冊壞好的書籍，和一位同鄉前輩的經驗，他就已經理解了妻的嘔吐，和別種徵象的原因了。於是依着理智，他開始對她作過不止一遍的暗示，「要是真的有了，怎麼辦呢？」或者，「我就担心你做不了事情呢。」因為當同居時，她也同樣地申言着，他們是爲了思想而結合的，雖然她早已熱心於織補襪子和烹飪。但直到他正面地，用了商量的口氣，提出自己的意見，那大眼睛女人，卻終於不再含糊，幾乎藉了全部母性的力量，反問他道，「你就一輩子不要孩子麼？……」

「還有什麼檢查的呢？」他想。

於是咬着嘴唇，惘惘然的苦笑了。

但一種軟弱無力的「萬一」的念頭，卻和決定到醫院來的時候一樣，像一點黑夜里明

滅不定的燈光，依舊在他昏暗的心情中閃耀着，使他一時間覺得自己是在做冒險的打賭。隨着一片篤篤的皮鞋聲，一個大眼睛女人，從甬道口走出來了。

他像突然遭了一擊似的立起來了，但又立刻軟弱下去。因為在他眉目間閃射着的，恰是那種用滿意和害羞改裝成的苦笑。她很穩健地走到他面前，皺着眉頭問道：

「怎麼辦呵。」

「也好，遲早總要養一個啦。」他潤了潤喉嚨，懶懶地回答着。

「怎樣，我說是吧！」

一跨進灶間，那個大着肚皮的教授夫人，便像猜準了似的，急急地笑着。

於是就在灶頭邊，宗太太皺着眉毛，和那依舊握住鍋鏟的主人，雜談起生產和哺育來了。嘴裏雖然說的是麻煩和艱苦，但他們的聲調裏卻充滿着母性的誇耀。那個無從插嘴的丈夫，旁觀一般的傾聽了一會，於是向鍋裏望了望，嘟囔了一句，陰縮縮地踱進書堂里去了。

在那雜物間一般的屋子里，那位同鄉兼前輩的教授，從台子邊拗過身子來，拿鋼筆桿搔着耳根，掀起下巴問道：

「怎樣？」

宗子潔默默地搖了兩下腦袋，在一張沙發上坐落下去。

「不要緊，你纔一個呀。」

教授用嘆息一般的口調安慰了。這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矮漢子，亮腦頂，從前半失業以後，便靠了翻譯和寫雜文章緊攬住自己生存的權利。他已經有兩個四歲以上的孩子了，但在六月間，他又突然發見了太太生理上新起的變化。這使得教授一看見熟人，就搔着腦頂說，「真不得了。」

「我又怎樣呢？」他攤開一支手說，「還不是要活下去？」

「拿你來說，……」

「呀！你以為我很好嗎？」

老頭兒拋下他的鋼筆，又照例地發起牢騷來了。

「給你說罷，」他把椅子轉來對了客人，「這碗飯並不比白墨飯好吃。你以為做教授有上司，當作家就沒有麼？還更多些呢？書房老闆，編輯先生，讀者，……自然，你也可以隨着自己的意思做，也不必裝鬼臉。但是有個條件：你自己的腰包是脹的。至于說到稿費，哦呀，天曉得！……」

「我真想回去，」宗子潔忽而立起身來說。

「回去？我也早這樣想呢。但是回去做什麼？裝狗呢？送命嗎？我們命定了祇能這樣半死不活的呀！好罷，有人說智識份子總不會餓死的。……」

「你得回家什麼？」

「怎麼沒有得到？正等你回去湊數呢。」老頭兒忽而搔着腦頂發笑了，繼續道，「給你說，就叫我把兩個小孩送回去，我都有點不放心啦。」

「青年人生在這個時代，……」

宗子潔自語一般地嘆息了。他依舊坐在沙法上去，隨手摸過一頂小孩戴的便帽，翻弄着，做出沉思的樣子。從外表看來，他老正在苦悶着，顯着靈魂上正在進行幾種力量的鬥

爭那樣的臉色。而實際上，因為已經把一切麻煩歸之於時代，而且又以爲所有青年人都是一樣，他已漸漸對自己的命運服帖起來了。

教授向灶間里去了一趟，便又匆忙地走了轉來。他從台子後面取出一張鉛皮，攤向桌子上面。這其間，宗太太顯着害羞地模樣，在門口出現了。但她並不即刻走進來，一支手把着門框，在洗臉架邊呆立着。教授用報紙拭着鉛皮，一面晃着腦袋頂，向她說笑道：

「好罷，你嘴硬罷，往後，我看你衣服也穿不周正呢。」

「你就說得一個人那樣沒出息。」

「我給你說，你一定要少吃鹹東西。」教授太太舉着一雙手走進來了，一面向女客勸告着，一面從洗臉架上取着毛巾。那個頂小的一個孩子，牽着她的衣角，噙噙地乾哭着，要着零食。

「你不知道，我頭一個就因爲多吃了東西，……」她還自願繼續着說。

教授安置着凳子，笑說道：「養小人她又能幹呢。」

「就是他呢，儘說多吃一點好些，……」

這時候，那個大孩子，叫嚷着，像皮球一樣地滾進來了，他把書包向沙法上一擡，於是席上一大堆子，大聲地嚷道：「拿飯來吃！」叮叮噹噹地用筷子敲起碗來了。

「你要我打你幾下，是不是？你對我……」

「那都打得呀！」

老頭兒諷刺着。同時媳婦衝進後客室嚷道：

「太太，湯鍋子又漏起來了呢。」

「真不得了！」

於是教士開始在書架上，在幾處抽屜裏，慌慌張張地找尋着一把釘錘。根據他「明的發明，這祇要把那錢帶用錫裝過的地方鏗幾下就行的。但位「騰騰」幾聲突然生氣來了，用食指輪流地指了兩個孩子，叱問道：

「你拿去的，是不是？哼！……」

「讓我來，你不要這樣凶！」太太護短着。

「是不是？哼，……」

那小的一個，哇的一哭起來了。屋子裏充滿了叫囂聲和步履聲。直到漏洞補好了，每個人嘴裏都喊着個長的時候，這一家人纔又靜下來。平常的調子。那教授照例樂感着。用輕吞的嗓子談論着自己和世界，談論着自己可憐的生活。

「甚麼，還有第四種人好做呀！」

「記住，千萬不要多吃東西！」

宗太太就坐在床邊上，脫換着那件出門才穿的旗袍，布鞋，和一雙新運買來的絲襪。她顯得很是慌亂的樣子，一面還用那種憐惜的聲調批評着教授家的禮貌和沒規矩；不相信一個人有了子女，就會那樣的蕩獃。

「哎呀，我從見過一些人，」她卷着襪子，說。

那丈夫卻一聲不響地攤在尿上，彷彿一個走上末路的人，跑了一整天，嘗盡了人世間的冷淡。起初，他還冷嘲一般傾聽着妻子的嘮叨，不多久，便厭惡甚麼似的移動了一下頭部的位臚，把臉掉向牆壁的一面，沉浸在迷亂的思索裏面去了。



「真想不到！」他想，從鼻子裏苦笑着。

「我有着那煩心，罵了他還住得下去。」

她從床腳下拖出一口箱子，收檢着衣物，這時候，已經是初秋的清暮了，屋子裏顯得灰暗而且空蕩。在窗外底暗的天空下，正在飛散着輕霧一般的細雨。當拍着手從櫃檯上掃起來時，她忽而吃驚似的喊道：

「怎麼還不起來換衣服？」

「嚶——」他停了一下，這才回答說：「我想出去一轉。」

「在飛雨呢！」她彎了腰從窗門口望出去，說。

直到洗好手，她還沒有聽到他的決定。於是負氣似地向床上凝視了一會，她在靠窗的一張籐椅上坐落下去了。屋子裏立刻充滿了不安的沉寂。她默默審視着自己的手掌和指頭，反復地看，做出那種醫生診察着一種可怕的症状似的神氣。在椅子上扭了一下身子，她突然顯出煩惱不安的模樣來了。

「我看，還是打掉補罷。」她歪頭亮腦地說。

「你看你！」他稍微欠起身來，「好好的，怎麼又說要打呢？我是，人不舒服啦。：：看你煩不煩罷：家里沒有信，東西送出去一個多月……：：」

「所以囉，自己都這樣緊……：：」

她幾不立刻繼續下去，看也不看他一眼地，順手取了桌子上當天的報紙來看，把臉遮住，然後才添說道：

「你怕我很想養小人麼！」

「那總是我想養呀！」他苦笑着說出來。但因為立刻直覺到自己失了口，便又坐在床邊上，佯笑着繼續道：「再多一些日子，怕還填進精神病院才行呢；三個月不上，就這樣神經過敏。……：」

他惘惘然地停止住了。因為已經預感到往常吵嘴以前有的那種冷氣。於是咬着嘴唇，忍氣吞聲地搖了兩下腦袋，他走到鏡面前去了，躬着身子笑說道：

「你氣了是不是？」

「還沒有養下來，就做嘴做臉的。……：」

「呀？」他有點忍不住了，「我才說過，——你還要我怎樣呢？既然商量定了，大家還這樣囉囉嗦嗦地做氣——」

她插嘴道：「我倒沒有做氣呵。」但聲調已經柔和多了。

「這不是無謂的自苦麼？」他繼續說，「連黃包車夫，都還養小人呢。祇要大家好好的生活，——像這樣地自尋煩惱，就不養小人，也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因為看出她已經顯出心服的神氣，他的心裏漸漸輕鬆起來了。於是他開始反覆地說明，一個小人並不僅僅是一項負擔，也是一種快樂；而彼此間的隔核，倒是他們共同生活的障礙。他很明白，現在可望做到的，祇有設法掃除那些因為彼此性情不同，所發生的日常的煩惱了。

「我想；」他很坦白的說，「你也不會否認我們當中的這些悶氣罷？現在才說，有個時期，我真恨死了你呢。動不動就生氣；一點也不原諒人。自然，最近是好多了……」

他還說到生活，說到幾種謀生和退敗的步驟。「天生一人，必有一路。」這一句俗語，他甚至說了兩三次來堅定他的自信。他的聲調是熱烈的，但有時也夾雜着苦惱和勉

強。而在最後，他漸漸露出願意早點結束的神氣來了。

「好，就這樣罷；我們不准誰再談這件事了。」

「我就怕拖累你。」

「拖累我！……你不要這樣瞎想罷。」

他不贊同似的側了一側身子，走到窗下邊去；支吾一聲地繼續道：

「沒有飛雨了呢。」

「還要出去麼？」

「我想出去一下呢！」他忽然懇求似地說道。「我想到書店去問一問；」他顯然地扯說着。

「飯呢？」

「等不着，你就先喫罷。」他高高興興的回答。

像新才抹過油的機器一樣，談話很圓滑地進行着。

屋子裏迷漫了煙霧，樓板上蓋滿腳帶和口痰。人們就圍聚在靠窗安設的兩排鐵床之間的空地上，有的坐着，有的攤在床上，也有手摺在課桌裏站住的。一共有五六個人，除了兩個來客，其餘都是住在這屋子裏的書生的寫公。

那個在屋角的桌子上写着文章的人，一個穿着運動汗衣的矮子，他是沒是參加這談話的，這時忽的掉轉臉來，插嘴道：

「我就看他的理論筆文不值！」

「總比你好呀，祇知道寫無聊的文章，一個人書也不讀，還談什麼理論，甚感實踐！」

「我可就沒有見過把理論和實踐分開來講的！」有人替那分不出工夫來的寫作者抗辯着。

宗子潔笑了笑，把臉掉向窗子外面去了。他覺得這些談話都很無聊而煩人。雖然和他們同住時，他也恰恰是這種談話的參加者。他底跑來，本是向他們發洩一點自己的鬱悶的，但自從和他們分住以後，因為很少見面，他們已經把他當成一個異類了。他望着遠

濛的細雨，不由得遐思道：「這樣的生活……他的心情更加暗淡起來了。」

一個恰配稱做龐大的漢子，忽而在出神的傾聽中，用脚尖踢着別人的腿子，嘴唇翳着他的背脊一指，哼道：

「回去遲了，看太太罵呵。」

爭論者們一時間譁笑起來了。於是大家都立刻打趣着他，很誇張地形容着兩性生活的神秘和美妙。這使得宗子濯祇能用手臂做着不耐煩的姿式，哭笑不是地重複着說：

「是，是，我的生活多好呀！」

「不要再打趣了，說正經罷。」

一個被叫做老陳的人，同情一般地阻止了。這是一個長條子，臉上最惹眼的部份是下巴和額骨。他不久才把女人和小孩送回家鄉去了。當人們談論着的時候，他祇是不住地吸着紙烟，好像一個看穿了世事的老人一樣。他還懶懶地加上一句，道：

「莫高興，都要過這一關的。」

「無聊，——總比您一個字不寫強！」

那個靜悄悄寫着文彙的人，包卷好稿子，氣憤憤地站起來了。他從枕頭下面拖出一條西裝褲子，開始打扮起來。

但人們沒有注意到他，他們都被宗子潔的牢騷牽引住了。在他們同情的睥睨下，他開始說到結婚生活的麻煩，缺點，和帶給一個青年人的阻礙。但他更隱藏着他目前所遭受到的痛苦，雖然他幾次快要提到了。當有人提起他那太太總算是「一個有思想的女子」的時候，他甚至閉着眼睛，不住地擺起否定的手勢來了。

「空話。空話！」他搖着手掌說，「你問他看吧！」他用手指一下那個老是吸着紙烟的人。「在結婚以前儘管有思想過來，思想過去，一進了小家庭，就只曉得嘮叨油鹽柴米了。說是甚麼專業，全騙人的。假使你將來要幹點事麼，恐怕就是把她揩在背上，她還要橫衝豎跳呢。真的大時代來了呢？——唉，想不得！」

他本來所苦惱的，僅僅是生活的問題。現在麻煩着他的，倒是一些不過有時接觸他一下的大題目了。他的眼睛好像忽而打開來了，他看見了不安甯的時代，擾亂和痛苦。他訴苦着，覺得自己漸漸是一個被縛了手足的落水者了。

「豈止是坟墓！」他感到絕望了。

那著作家拍着床嘆道，「其麼人又把我的皮鞋穿出去了！」

「你還勸我不要送回去呀。」老陳廠着一個戴着眼鏡的人說。

這時候，那兩三個雖早先互相爭論着的人，又開始使用起自己的舌頭來了，但在他們舌尖上旋轉着的，已經不是不可捉摸的空言，而是關於實際的潮流和浪花。回到內地的家鄉，他們是嚇怕的，謀專，他們手揮又大短了。這一點對於時代的關心和敏感，幾乎成了他們可憐生活的支柱了。他們縱談着，好像他們自己也省着一份。那個鱉大，挽了一會袖頭，拿了酒瓶子，跑下樓去了。

我享受簡陋的晚餐時，在屋外發着的細雨，已經打得屋頂發響了。窗玻璃上匯集着眼淚一般的雨滴。這一下，該是那鱉大發持的時候了，因為他的一個表兄正是某種人，而因此他得多知道了一點時代的面貌。但他誇張着，幾乎每一句都加進了自己的幻想。

「哼，你們以為消滅了罷，……」

那姓陳的和宗子都卻是一聲不響地喝着老酒。他們的神情完全兩樣：前一個字分毫



開，酒那裏着秘密的人，都愈加顯出苦惱的模樣來了。那個戴眼鏡的人，忽而用筷子敲着藥碗，因為他正想夾菜，一字一字地叮嚀他道：

「別的話不說了，看不得小孩子呵……」

「您不要兇他了，」那姓陳的插嘴着，隨即「滋」地喝了一口老酒。

那個穿着呢學生軍服的來客在長久的守候中，已經打起盹來了。這是那種頭腦都昏在熟人的地板上借宿的人。長期的胃病已經奪去了他全部的精力。宗太太睜了一睜，感到不耐煩起來了。她故意大聲地咳嗽着，帶了催促的意味唸着鐘點。

「十一點了。」

「還沒有回來嗎？」

黃軍服嘟囔着，睡朦朧地張望了一會，就又移動了一下身子，恢復了那原來的狀態；而且不多久，還似乎睡着了。他閉了眼睛，半張開口；嘴角上流着唾液。

「真煩死人，」她在屋子裏蹣跚起來了。

雨還漸漸灑着。空氣沈靜而且透涼。從滴搭的簷溜聲中，不時飄來一兩聲叫賣綠白黃的尾音。當尔子濕漉漉着濺濺的腳步聲，推開門走進來時，她故意做着小看他，偏挺起了頸頸子，低沉着聲音，責問他道：「就回來這麼！」隨即衝着臉用下巴指點出賣軍服來。

但他一聲不響，低垂了視線，握着一張茶几，在和客人並排放着的藤椅上坐下去了。因為這種出乎意外的舉動，她睜着眼睛盯了他一眼，也便幾乎快步地衝到床邊上去坐下，朝他背轉着身子。可是直到她憤憤然地脫掉了襪子的時候，他才用一種告哀的口調，一面思索着甚麼似的說道：

「我看，恐怕我們還是準備回去的好吧。」

「隨便你。」

「怎麼隨便我，我是來和你商量呢。……想一想吧，在外面混些日子，也就是這樣。」

又不是今天才說起，你是知道的。——甚麼叫做事業！真看穿了。所以，……」

「隨便你呀！」

她大聲地截斷他，於是他發着冷笑，大家都沉默了。

這時黃軍服已經給吵醒了。

「呵，我倒睡着了呢。」

他自己拿杯子倒了半杯開水。

「說是又緊起來了呢？……唉，我這個倒霉的病……」

宗子潔攤開手對了床，說「商量，這也錯了……」

「我並沒有說你錯，我沒有意見。」

「好罷，那我們就走罷。我是一樣的。……回去也行。」

黃軍服驚問道：「回去？」

「真是糊塗！」他自語般地繼續着說，並不注意客人。「早知道，就在家里不好？現在才這樣！……好，回去！橫豎是一樣的，——我們自己原先倒還在罵別人！……」

他一下子又忍住不說了。於是黃軍服乘機會說道：

「許多人回去了，又來呢。在這里，你總覺得好像有點希望似的；苦是苦。大家有甚麼意見，總好商量的，彼此讓一兩句。……」

「我們又沒有吵嘴呀！」

「你不清楚，他是在和我賭氣的，」那女的接着說。

黃軍服感到惶惑了。他打算即刻走開去。但一想到友人家的口角，他卻又佯笑着停留下來了。一直到換上第三杯開水時，他才擎住茶杯，走近窗子面前去，沉吟道：

「像住了吧。」

「唉，你現在就一點也不想諷解我呀！」

幾乎同時，宗子潔突然立起身去，受盡委曲似地嘔叫起來了。

一九三四年五月

## 丁 跋 公

——一個道地的四川故事——

丁跋公是穆家溝的鄉約，還是一個青年時，他便跟着老丁跋公，見習這惹人嫌惡的職務了。這父親才是一個名符其實的跛子，拐了右腿，走起路來腦袋一點一點的，彷彿一匹被山路和重載磨壞了的馱馬。他像尾巴一樣跟着他，替他担上藍布搭襖，「掃蕩」似的在遠山溝裏穿梭着，雖有七年之久。直到老頭兒的眼睛合攏了，他就代替了他，並把他那蹣跚的渾號，也一同接手下來。

在起初一些日子裏，因為時候正當反正後不久，他自己又不是適宜於板着面孔談話的人。一到收款或派款、在他總像「過殿」一樣的難受。因為不但那些稍有勢力的家主亦擲揄他，就是一個毫沒地位的農夫，也不把他當成一個上頭無下來的看待。「甚麼」，有一次他竟十分憤怒了，嚷叫道，「甚麼，唱小旦也是人幹的呀！」可是當他送上幾兩銀子，

叩了一些「響頭」，給泡冰大爺承歡了。他是一個哥老會的會員以後，情勢就全然兩樣了，那些泥腳桿再也不敢多和他囉嗦了，他們只是斜着眼睛想道：「好哇，你現在給搯了眼睛了哩！」

從那時起，他在職已十多年了。在這長長的歲月中，他凡事都辦察應手。他是一個十分老練的漢子，身體又好，雖說是四十七歲的人了，看來却還只四十歲的光景。並且他是給旁人鬧起玩笑來，甚至顯得連四十歲的年紀也不到了。他的對人也很和氣，不管怎樣的玩笑，他那鬆弛而寬大的嘴唇，總是睜開着的。僅僅是碰到那些作弄太野蠻了，或在許多入對他一個時，他才曾生起氣來。但即是這樣，也無非瞪了眼睛，喘着喘氣道：「龜兒子！我要毛臉了哇……」於是又忍不住笑出來了。

那些玩笑對手的範圍，在神，是頗為寬廣的。起先不過是幾個同鄉居住的光棍和賭徒，不多久，就流傳城裏的一處表面人，也發覺了該公是一層混水趣味的入物了。待到他來，就是兩三個時可跟父親茶館的孩子，一忽兒他那老半張面着，鬼神着什麼個的關嘴，也會做出一種悲哀的神情，用乳聲哼道：「急，老，人穿，怎樣咯……」

這句話包含有一種如下的意思：在一回寒天的夜里，那個住在城頭的兵夫老了，用他的屠刀，把一個從城裏跑來的兵長殺了。於是那兵夫取出一百斤看銀和一百斤到那大漢子的面前這窮漢，「噫，槍呢？」他問了十元錢，把那軍火在口袋裏藏起來了。但是不久問自了這事的圖利，卻並不生氣，他只冷笑道，「好哇，你就藏好了哇。」於是兵夫立刻懷了去邊，後來自誇的把那兵器藏上了，并且還遠遠地陪笑着，說話格格不吐，直唱費盡身力時，這錢很珍貴的都嚥了一口，「我們是聽水響的啦。」

「甚麼？」周三扯扯衣襟生氣了，問道，「你說清楚來！」他接着宣言說，公事已經放在他的荷包裏了。上頭正在追究這件案子。他不說了駱公插嘴，也不想再和依身。找出一點趣味，他老是拉着手邊，「你把槍帶回去！你把槍帶回去！這時候那有得入，對方時微笑着，好容易才吐出一句十分真誠的話來，「您老人家怎樣略……」於是他就散了……

但是這件事足足有一個月使他心舒氣。他一點也提不起應付玩笑的趣味，即使遇到火火的作弄，他也只好袖手走開去。自然，在末後，他也終於把槍想通了。然而不知道怎樣，自此以後，在當他一人獨自時，他走之會不知不覺地想念起他的家來。刻到他

同齊出世的幾個人，他們差不多都已翻身了。幾乎祇有他，還住舊住在一排長五間的破屋子裏面，窮得來和乞丐一般的寒酸一樣。他臉上罩着一層黑氣，獨語道：「入的，有幾人還講我吃虧了呢……」他突然感到人世間的不平和沒趣了。

然而一九二八年那一年——當中，湯潤春以來，丁殿公的命運却隨時都顯露着轉機，二月裏，侯君則編周三社反的運面，他把鴉子小販，送到一位駐防縣的同胞那裏，公鳥奔去了。這青年人鬪酒爛賭，放蕩得像一條野馬。但去盡不久，似乎另外遇過了一次人，他時常請人寫信回來，就是那位營長很信任他，不過要做大事，總得先寄點錢去贖他一批朋友。鄉約常常把這些番攤在香樓裏，去碰頭所有的熟人，並且——誰也不臉紅的，他——們稱他做老大爺了。

到了吃鴉片烟的時候，運氣也替他不錯。他很便宜地收買了八分地的煙苗，出幾張多，一個「豚梳子」也沒有碰見。但最使他感到「運氣像來了呀」的，卻是那件三月尾這勸派獎券的工作。那些獎券是州里司令部發行的。當他把自己區域里的一份領下時，這說，「又給我們開腸坐呀！」因為在十多年中，在這奇怪的省分裏，他真像勸銷過兩次烟



上，勸人修財的事，都是做夢也未曾夢見，然而聽了他的經驗和歷史，那結果，竟漸漸的本人也覺得太意外了。

那些地腳桿起首自然咬定說，「我們不想發財呀！」後來看出過不過，便大言顯白出一條獎券的半價。獎券只有五個號碼，一共二十多條，而溝這裏的住戶竟超過他二四倍。因此，他不但到手一筆現款，並把那些發財的機會也撈住了。事後談及對這事，說得秘密的很緊的；見了人還故意抱怨這差事的繁重，希望不會再有。但是不久，從這地腳桿裏發覺的老八，都氣罵他道，「這龜兒，就是中了頭獎，甚麼人還想沾你一文麼？」於是他也只好發笑着，把自己的運氣向他們承認下來了。

然而掛與的是，獎券並沒有依照規定的日期開獎。到現在已是冬天，消息也頗可驚了。倒是認認跋扈的一批朋友議論，他到一照見他那用白綾密釘過的藍布窗簾，就急迫的專來談，似乎非常關心。這窗中有三四個光棍，甚至還冷不防抓去他茶碗邊的錢柱，買了幾酒和花生來，預備過兩次他的中獎。第一次他是很高興的，在吵嚷的打趣中，快活和害羞帶來像一個新郎一樣。但在最近一次，當大家有了幾分醉意時，他忽然皺了眼睛而



的！……」

他呆呆地瞪了他一眼，竟含糊起紐扣來；像騰騰地已經把衣服穿去了。但，眼淚又走出來，揩搽了一番乾黃臉那可憐的髮束和相貌，說是他不知道在城裏損傷了鄉約多少的臉面。他對外人雖然和氣，可是一回到家裏，他總立刻記起他的身分來了。他覺得又無聊，又不耐煩。吃過飯，向田園里看了一會煙苗，還是不能把一些鬱悶的想頭忘掉。從田園邊走回時，他又橫了乾黃臉一眼，道，「鄧密客說的哩！」

可是一眼看見那藏着獎券的板箱，他覺得內弟的話，或許有幾分可靠，也說不定了。他嘆了一口氣，掏出鑰匙，把那些紅紅綠綠的花紙頭取了出來，借着從一亮瓦上灑下來的光亮翻了一會。他在屋子裏轉來轉去，一時間不知道怎樣才好了。乾黃臉還坐在前面，站住，像要數清那上面的蟲傷一樣。他走近他去，做出一付惡心的神情，用眼睛掃着那個可憐人，沉吟道：

「你看你那爛眉爛眼的樣子呵！——他是不是才從州里回來的，你都還帶眼帶淚？」

「是罷，我看見他穿的草鞋哩。他說，『乾黃』，已經開獎了呀！你還不趕快回

去……」

不罵說完，鄉約吐出一口氣，半氣半笑地嘆道：「玩笑開多了真不好！」

他隨即把雪帽往眉毛邊一掀，搔了搔下巴，跑進屋子裏去了。他從床架上拖下條項巾，向頸子上繞繞，務必上城去問探一下。這里離城只有七八里遠近，除了快近市街時有一片沙場，其餘都是山溝路。路上行人很少，冬田里靜積靜來像鏡子一樣。有的屋頂上，已經冒着炊烟了。在本牌坊，一個肩着柵柵樹桿的農夫，一雙見他矮而肥扁的身體，笑道：「老太爺，上城了？」此外便再沒有碰見一個行人，一直上城了。

這城是很小的，只有兩條大街。蓋目小得來如那些刻薄嘴所形容，立在南門城樓望出去，就會撒滿北門城邊的毛坑。但城却有着十個以上的茶舖；其中有名的是着者軒，在那沒有牌號的半邊茶舖。前一個是正經人的巢穴，後一個位置在南門城邊，茶客的分子很複雜，也有紳士，也有歪戴帽子的賭徒。當陳公走上半邊茶舖的階沿時，五六个茶客們，都忍不住嘻嘻地一聲笑出來了。

「把屁股露在外面了哇，笑甚麼？」鄉約笑嘻嘻着，一面紅着臉掏荷包。

「笑甚麼，」老八問答道，「昨天下午，我們就趕起爛賬等你哩！」這人面白舌淨，嘴角上有兩個艾火把。

「呸！你以為我是聽了鄧矮子的話才上城麼？哎呀，笑話，笑話！」

「好罷，鄧矮哥，你就不要給他說罷！」

「那個龜兒子才想問他甚麼！」

他仰着身子大笑了一會，便俯下腦袋喝茶去了。他一連喝了五六口，每喝一口，又眼角稍一下左右的茶客，發出一聲乾笑，好像他是給滾茶烙傷了的一樣。別人也都擡了嘴，但皆微笑着，擠眉弄眼的注視着他的一舉一動，彷彿是說，「看你這寶貝今天怎樣！」當一仰起頭，接觸着這些眼勢時，他又忍不住發出一串不自然的笑聲，掙起身來，向老八肩頭上打了一掌，罵道，「碰見你這龜兒就不吉利！」

他抓了自己的錢柱，在一片笑聲里面，擺開頭進城去了。他想倘是真的開了癩，批皮總會知道得更清楚一點。但那坐在公鋪門口的奶母告訴他，團總已經上衙門投稟麻將掛了。同時那幾十歲的少爺，一支手抱了柱子，撻苦他道，「你老人家怎樣略！」在別

處，他也沒有看出關於開獎的真實消息。於是在衙門口讀了幾張告示，他又搖身轉到半邊街舖去。那些茶客都已經吃過午飯了，但結果他倒還是把零錢買了兩個大銅板的好貨。他高興只顧一張包糖的草紙時，老八搶去最後一片「米花」，氣罵道：「寶貝！想發財的財在瘦了！」

鄉約轉到家里，短工們已經吃過晚飯了。他在場邊上踢了一腳那發際禿禿的掃帚，罵了一句，便一直朝堂屋里的油燈走去。他坐上椅子，又立起來笑一勝，罵道：「我這處料到的罷！」乾黃籐把夜飯搬進來，鄉約捻子嘆了一口氣，一屁股坐在門欄上。她兩隻像乾柴一樣，貼着兩枚太陽膏，時常滴着眼淚，並且嘆氣着。當丈夫琢磨乾黃籐時，她總是嘆氣出這句老話來：「你一風也不爭氣呀。」

現在她又爲她的兄弟傷起心來了，她一面包纏着黑眼由，一面咕嚕道：「還要怎樣說呀，自己沒嫁沒老子的，多爭一口氣……」

鄉約揉着飯碗嘆道：「城隍廟的鬼給你說，你也會相請的哩！」

「他是那樣講的，……」

「他是那樣的！」——「看看你自己那雙眉爛眼的樣子呀！」

鄉酒十分開氣地離開了食桌，在一張圓椅坐下。他呼出一口氣，拿一隻腳勾了桌底來，擱上腿桿。於是躺倒在藤椅上面了。那約娘子還在的服淚，從這處不帶強求一由感之念的聲聲，狗聲而地響吠着。好似出於無聊。跋忽的掃起身來，叫屈道：「入的，弄人都弄正了……」他又想起他的景況來了，他老是問他自己：「我的命就這樣殘廢了……許多他不知的人，在這混亂的歲月裏，都已經走上正路了，他們竟變起一團水到堂」的新了。有的還學了老老。只有他依舊守着粗布大褂，守着一個患有太陽病的女人。他有一回一拜弟，早前還不是一個担錫的，但現在却連着肚子，在者者中出遊了。

那裏獎券，很叫風潮，他的意見，他就耐不住生氣說：「我與那幾本擲掉吧！」

這是一匹眼，五十八年的爛票又下來了。他簽了兩紙證書的糧董，每到下級的時候，他就沒有工夫來想心思了；他只是不停息地瞎跑，爭嘴，這得小糧戶上市。他得隔一天上一次城，繳那那雲霧碎收來的糧款，因為時候已經是土田出世的季節了。在這帶聽習慣了的忙亂中，他只有一個機會對他的運氣發過牢騷。這是一個教書匠家裏。不知怎的，那老

先生忽而感慨起省城裏男女同校的事來了。不過談到文化，對手又是正經人，鄉約是只會「是呀，是呀」地應聲的。然而當藍布褂頭搭上肩頭時，丁跛公卻也很明白地牽出他的意見來了，他紅着臉嘆道，「老先生！我們中國人的事情都鬧得好好呀……一點不願信呀！」

可是當次一月上城時，要了他的記性好，他一定紅臉過他的胡說八道了。他一走進欄子，那個燒馬的胖老板，便在路上攔住他，用背在鈕扣上的手巾揩揩鬍子，道，「時，怎麼說哩？」於是他告訴他說，獎券的號單已經在前一天寄來了。此後沒走上十家店面，一個辦頭司務又給了他一次同樣地報告。在半邊茶舖的門口，那時朋友們的通知，也算是來得頂認真的一次了，他們直到重新承認了萬一中獎後的應酬，然後方讓他通過。他們沒有騙他。而且高興的是，他竟有半張獎券碰上了尾號了。在後收局的大門外，在那張紅底粉字的號單面前，他呆立着，反覆地去默讀那一串幸福的號碼；有一次竟不知不覺地請出聲來。要不是——個司書的出現突然使他紅了臉，他簡直會連繳款的事也忘掉了。

退出來的時候他又看了牠們兩遍。他打算立刻回家去，趕一點路，把獎券取來兌現。但八娃子們在南門口把他攔住了。「中個屁！」他很失望地回答他們。可是因為姓路關係



，同時也經不住人們的逗引和逼迫。他終於把他的幸運承認了。但他隨即嘆了口氣，向那些道賀者造出一篇開銷來，而且竟失到多過他所得的數目半倍。他拍着衣兜嘆道，「過半年？連還賬都不夠哩！」

「我們沒有人借你的，狗寶！」人們罵他。

「呀，我騙你們麼？單是張寡母一筆賬……」

「你不是說連本帶利都還清了麼？」老八指着他的鼻子問。

鄉約紅着臉笑出聲來了，他忸怩地笑道，「好好好，我不同你們辯嘴，……我們去喝兩杯罷；我會賬！」

他一直胡鬧到夜里才回家。這一天晚上，他再也不像平常在家時那樣地嚴刻了。只是當乾黃鱸給他送上酸湯時，他卻例外的要他從床上扶他起來，並且像喂孩子一樣地喂他；雖然他醉得並不厲害。喝了兩口，他忽而帶着同情看他一眼，沉吟道，「你看你那爛樣子呵！」於是對他那黑布圍帕纏的很低，坐在油燈邊的老婆說，她早就該把他那件短襖取出來，交給他的兄弟了。他隨即又和她開玩笑，問她可不可以讓他給他的小跛討一個「小

「對於這問題，鄉約是不會滿委婚地問答道：『只要你討十個來繼絕門！』」

她也不生氣了，替她突然開腔大了個的，他老是談着兒子的婚事，談一宗談妻的馬相和添補。『不管你接不答應，』她說，『開了一年，我借債也要買一擔新衣。培發還不？』這樣的年歲，還講着什麼外表呵，又不甚住在每天場里的。……

但約停了一會嘴，忽而膽怯地問道，『開去該還領得幾麼？』

鄉約拍着大腿笑道，『他一閉口城笨的撒牛矣！』

因為夜裏太備受了好夢，鄉約醒來時，太陽已經爬上階沿了。但他出門時還和那商團短工開了幾句玩笑。他把獎券在裡者的一個鬍子，捏着看，笑道，『花紙頭？給換成銅板，你一個上機還點不頂理哩！』於是帶了一個大版，盛開嘴去城裏去了。這一天正當集期，時候又近午終，街上顯十分擁擠。那些錢信者大夥地跑着，在書報布套顯的集會上，已經顯着香色的裏神亮了。丁跋公還滾着轉就問，要給幾個「中間人」拖住好談過兩次。但他都很巧妙地把他們回絕了；心想，『年終送尾的，三分息我還要借呢！』他以

爲了那把氣劍在寶三櫃上上好藥。於此，爲了避免舉人的眼睛，當走過那門窗，留杜場子裏發着草把子的一閃，溜上一條僻靜的巷道去了。他決心向着街角撒尿去。

他一路人行走着，竟有三次忍不住笑出來。自言自語的道：「現在倒請來我哩。」他只聽見過三四個提着手上的老錫子，但他把牠看成空氣一樣，一點也不因此發點一下自己的牙齦。然而當他正想走出巷子巷的巷口時，後面突然來了一聲招呼，把他留住了。因爲這正是團總的聲音。周三扯皮是一個三板子人，滿臉骨頭，門齒突出，好像老鼠一樣。他是舉人的兄弟；但在反正後，他又兼上一個「大爺」的頭銜了。他正在走出門向衙門去。他冷聲冷氣地問鄉約道：「你是進局領獎的麼？」

跛公的嘴唇哆嗦起來。

「尊，好哇，你進去等我一下再說。」周領獎，嘻嘻！他看也不看他一眼，就擺擺公刺，在大門上了。

鄉約一時間失神了。他伸出領子張望了好一會，然後才定着眼睛唧唧道：「這才怪！……」但他的腳屐把他帶進大廳裏面去了。在那裏面，只有那個坐着徽長鬍子，長城一

付馬臉的賬房在着。這人抱着水煙管，一看見他就笑彎了腰。於是吹了幾口紙灰都失敗了之後，他忽而停下來，騰出右手，抹了一把鬍子，閃着眼睛，笑問道，「你是來領獎的哇？」

跛公動了幾下嘴唇，然後低下視綫，嘆息道，「我又沒有待罪過甚麼人……」

「快算了，這筆錢你都吃的下來呀！」

於是他說這事早就有人向縣里控告，錢已給徵收局扣留起來了。

「那三老爺早就該說一聲呀！」鄉約叫了出來。

「早就該說！」像你這樣講，還是三老爺的錯哩，——那才怪，想一想吧，錢是全县人出，你一個人倒得獎，三老爺不說，別人也不說話麼？我給你說，縫不縫得好，還要看三老爺上衙門回來才清楚哩。」

「我清楚！我們是聽水響的，……」

「好好好，我不回你講：我兩個講不通！」

可是三批皮被過十六圈麻將回來時，丁公終於給他講「通」了。「我一輩子就給

人變牛，「鄉約律陰暗地肯定了自己的罪過。但他的嘴里還連連地陪著不是，強裝出笑臉。他有氣無力地退出來了，這時已是夜間。有幾家人已經關上大門了，城門只有半扇是敞開的。在半邊茶舖里，老八正在大聲地罵道：「這龜兒，一發了財，就連人影也看不見了！」鄉約忽而清醒起來，他「噉」了一句，「見鬼！」於是趕緊背轉身子，從茶舖的側面，順着城牆溜掉了。

失望和飢餓，已經打擊得他十分疲倦了；因為在長久的守候中，那眼房催了他三次吃飯，他都推說，「我不餓。」但他的腦筋却很興奮，充滿着種種的念頭和幻象。這是一大堆亮晶晶的銀元。他又看見鴉片煙和新房子了，他的女人正在挽起袖了喂豬。一想起「小媽」，他幾乎快要哭出來了；帶着羞愧，也帶點懺悔。但是當那張有着老鼠門齒的瘦臉，忽而在他眉毛下擴大起來時，他又裝作起來了，叫屈道，「唉，就是一條獵狗，也得有一付腸肚吃呀！」

「倒是做土匪好些！」當走近木牌坊時，他突然問自己這樣地叫出來。他又想起幾個早年的朋友，和他那「拜弟」來了。那是一個土匪出身的紳士。他起初路劫，後來搶多了

就「打門。」待到有了號招能力，便又做司令官了。不久雖然被繳了械，但他現在却擁有四五個老婆，留着一根鬍子，就是那個以正神自命的周三扯皮，也和他打上兒女親家了……他覺得這倒是一條正路。他挽着袖子申言道：

「就是雷禪子，我也要買兩條槍來爛一手！」

一聽見狗叫，乾黃鏗便趕急把煤油照子，由堂屋裏照出來了。也已經穿上那件短襖，雖是腫得不成人形，但却暖和。他笑嘻嘻地拿着燈向場壩上走。然而他沒有料到他的姐夫會向他喝道，「走開，我看不得你那爛樣子！」

「你在喜歡甚麼？」鄉約又把他叫近來。

「我又沒有哩……」

「你穿和暖了是不是？」你給我脫下來！我要幾爪撕掉牠！……」

「叫你爭口氣呀！……」

「這年歲只有做土匪！」鄉約的襟調帶點悲哽了。……

他整整有兩天沒有進城，也沒有繼續去替解剩餘的「繩尾」。他幾乎把所有的時間，

都拖在那條磨餅的乾膜滯上，想着倒不如做一個匪徒有氣一些。但在第三天夜里，他忽然聽見狗叫，場場上亮出火把，隨即打鬥聲和叫喊聲。他趕快下床，可是十多個賊上面着鍋鏟，頭上插着油紙校子的漢子衝進來了。「兄弟們，都是白家人呵！」他打着江湖話。但隨即又懇求道，「我沒有帶過甚麼人的過呵！」因為他已經被縛在柱子上。末後他更趁着眼淚叫屈，「我一文錢也沒得到手呀！」

這一夜他沒有失掉甚麼銀錢，雖然連毛坑也被搵撈過三次。可是當匪徒們驅去時，他們用石塊把他右腳的踝骨打碎了。這便得他兩月後只好跛着腳走路。也許原委就在這裏，他並沒有去賊土匪，他祇在肩上他那白綫帶釘過的藍布搭纏。他突然可變得很苍老了。但半年以後，他又重新在羊邊茶館裏開起玩笑來，而且比先前更粗野了。有一回，老八摸了一下他的屁股，他便就勢躬下身子去，蹣跚着腳東了個半圓，用手拍着臀部，灣轉頭頂嘆道，「來呀！你來呀！」

然而雖是粗野，卻也新添了例外了。那就是，要是有人提起這券的事來打趣他，他便立刻連頭也氣粗了，凶神惡煞地喝道：「你另有說點甚麼嗎？」你就入我七祖八代

都行！他  
他又喘着氣  
加上一句。

一九三五年一月



## 兇手

彷彿一頭猶狗一樣，斷腿天兵就在王爺的殿堂裏等待着他的末日。這廟是建在綠蔭溝澗溝底的山嶺上的，只有兩方丈大小，白壁黑瓦，看來好似門堡一樣。環廟五六里的土嶺，因為出產沙金，曾經經過一度人類的繁榮，而這廟也就是那時被建造的。但現在，從廟門口走出去，已經看不見一只尖底背兜，也聽不見一聲鶴嘴鋤掘土的聲響了，廟下的只有一片死寂，和那無數塌陷了的墳冢。

當從戰場上歸來時，斷腿天兵便受到被他的父親驅逐了。因為這老頭子早經知道了他那次子的死耗。他很粗魯地罵着，既不相信他的咒語和祈禱，也不可憐憫他那殘廢的弱傷，彷彿他這就是殺他兄弟的兇手一樣。那時候同情他的，幾乎只有他的母親，她不時偷偷地給他一些食物，還垂詢下去說服她的一老巫。可是在守候着進食的當中，老太婆總常常忍不住嘆一口氣。嗚咽出幾句使他傷心的話來，於是一天下午，他忽然停止哭嚷，背靠着牆壁去，隨即哭嚷道，「說，就算是殺死我的好了麼？」這之後，他嘆哭了，他再

也不接受那些苦味的膳食了。儘管他僅僅是了他的死者的生活。

陸天兵現在區安會被拋的拋馬流掉了。但在那以前，他却是那家莊裏的一個重要份子，雖然他的地位是經過他的努力。這是一個二十三歲歲的青年，讀過幾年私塾，就足以使他很少摸細把了，卻學大為他的時間讓自己的詩文學習起得來。對於這末來的詩文，老頭子付給的希望是很大的，因為這末一詩文生意。的失敗已經打碎了他的自信，而同時他又認定做甚麼是不會翻身的。他每天酒後總要發兩一連他的勇氣。這末材的人還有兩個兒子，但都很小，這樣，關於種田的事，便完全落在陸天兵一個人的肩頭上了。可是他卻能幹活，而且還似乎只有做活才能引起他的興趣。一空閒久了，他不是連白晝都會跑去睡覺，便是坐在一處地方，不聲不響，也不笑一笑。爲了他這種良善的品格，這莊裏的一般好事之徒把他叫作「大傻」。但當了面這樣叫的人却是少有的，因為他究竟不遠有點老實吧了。

那是一九二五年春天的事，一天夜裏，他的女人在難產裏死掉了。這還是他們結婚後幾年的第一次生育，於是老頭子叫罵了起來，說是他再沒有開錢來供給他們的浪費了。

但次日他還是湊了錢來，分付斷腿天兵去進行妻子的喪事。他是從來不相信他的騙術的，因此他又叫了醫生同着他進城。這兩弟兄很快的就把幾件重要事務辦妥了，他們定做了一件簡陋的靈房，請了兩名道士。他們磨下來的只是辦買油酒之類的雜務，這是斷腿天兵一個人可以辦好的，於是那道士家的門口，那醫生說出一個碰頭的地點，掉頭跑前衝門口看告示來了，而他自己便順了順夾背，向着熱鬧的市集走去。但在十字口的東樓下，他被幾個拉夫的天兵兜圍住了。

「先生，我家里死了人哩」，他和他們扭扯起來。

「不要動！」

「真的死人還在家裏擺起哩，我們去問！」

可是那些灰色朋友似乎並不想要證明他的誠實，他們把他和別的一串鄉下人縛在一起，牽他到那拘留夫役的地方去了。那是一座有着朱紅柱子的廟宇，在那正殿上早已坐着二三十名農夫；他的兄弟也正在那里。這青年人雙手抱了膝頭坐着，挺起頸項，滿臉都是怒氣。斷腿天兵一看出他來，不由得吃驚了，因為他一直祇是惦记着他失去了的錢鈔，他

那死了的妻子，以及老頭子的脾氣的，他呆了好一會，然後吞了一下口水，問道，「你也抓緊了麼？」

他的兄弟也立刻認識了他，但也狠狠的盯了他一眼，便把臉重開去了。

他們被拘留了兩個月，隨即便跟着駐軍開拔了。他們一同被派在一位連長手下服務，工作很輕鬆，因為那乘坐他們那架滑竿的，是一個乾癯而年青的使女。在路上這兩弟兄竟彼此照顧得很好，他們已然忘掉了那些拘留期間的賭氣了。他們只打算着怎樣回歸他們的故鄉。但一到目的地他們却又被圍了起來，說是還要給他們發放工錢。這在四川的拉夫吏上乃是一樁奇蹟，於是那些鄉下人，哦了一聲，立刻發出五顏六色的推測出來了。

一天晚餐時，大家又都照例捧着飯碗，談起這一件意外的利益，猜測着牠的虛實，和能夠得到的工錢的多寡。那醫生起初一句話也不說，後來他很響地●了一下筷子，打斷別人的話頭，道：

「工錢！我只求他早點放我好了。」

這時斷腿天兵也嘆了口氣。「真的，」他十分陰鬱地說，「怕還要拉去當兵呢！」

「你從這裏聽來的？」你問他！」

「怎麼聽說？我是還剛才從那個丈夫嘴裏聽來的，……」

不等他說完，他的兄弟立刻記筷子一擲，叫道：「那我寧可槍斃！」他從磚地上掙起來了。

這使得斷腿天兵失神了，他眨着他的眼睛，半張開口，好像他這才領悟了事情的嚴重。他原來本是爲了討好他的兄弟才說出來的，他再向那丈夫打聽了，但他沒有得到確定的答覆。這樣，他便一面避忌着那青年人的臉色，忍受下他的嘔氣，一面希望那可惡的消息只不過是一種謠言。然而一天飯後，夫役們被一大批武裝兵士，押解到操場去了。

當那軍官宣布捕出那嚇人的命令時，他的兄弟申訴了，可是他立刻得到了懲治。他吃了近十下用扁担夾來代替的軍杖，然後同着幾個伴侶一齊給禁閉了起來。而斷腿天兵呢？他還鐵青了臉色，顫抖着膝蓋，依輪次去履行他的入伍手續了。

他向一張志願書，蓋了手印，發了一個誓言，說是他決不逃跑，他們還在他手臂上刺

了一枚藍色的符號。他得到了一套制服，算是一個正當的大兵了。他在當天就開始了他的軍人生活。可是他也同時開始嘗到了苦頭。在報名時他有兩次叫不出數字來，第三次他又叫錯了，因此他被打了耳光。他們用一種特別方法來訓練他的正步，兩支腿綁了帶子，由一個老兵在前面攆着他走。他時常被罰跑步。他是從來不知道疲倦的，但他現在，一結實床鋪就睡着了。

他的兄弟被禁閉了兩個月。他應該在一天禮拜日放出來，這時斷腿天兵每天都帶着指頭計算一下的日子。於是他犧牲了他的假期，一早便心神不安地等待着他們的會見。傍晚時他看見他一個人從違長室裏退出來，垂頭喪氣，營下夾着一套制服，後腦頂上帶着一頂灰色的軍帽，他一直向着廟宇的頂裏面走去。斷腿天兵想要叫他，但他抓了抓頸項，喘了一口氣，默無聲息地跟他走去了。

他們一同在一處陰落裏的台階上坐下來，從那裏可以望見一個小小的庭園，蓬生着雜草和野樹，翠綠的小池畔不時送來幾聲蛙鳴。好多時間在靜穆裏過去了，他這才弄着自己腳上的草鞋線子，一面偷着看了他的弟兄一眼。

「你出來了麼？」

那青年人沒有回答他，他只管把額頭枕在手巾上面。於其隔了一回，他又自言自語的嘆息道：「有什麼法子呢？馮都馮到這倒楣的運氣了。……」

「我要走！」

「請你不要這樣想吧！」他環視了一下空洞無人的院落。「走，你說得容易，前一個月跑了十多個人，才逃脫兩三個。你還沒有看見過他們怎樣受罪呢？簡直比打榆牛賊還厲害……」他走向他兄弟的面前，「你不要那樣想吧，耐下去看！」

「耐下去！你倒可以耐下去，我呢？你又沒兒沒女的，娘子又死了。……」

「你不要這樣說罷！難道我就不想家麼？我的日子更難過呢，要是好妻……你還沒有見過我平的氣哩，……真是開口叫化都是人幹的！」

「那你勸我幹！」

「我是勸你幹麼？……我勸你幹！好好好，隨你的便罷，我不管！」

那醫生禪笑了，「你現在呢，還管！」

「那你要我怎樣呢？」一種可怕的內疚幾乎使他窒息住了，他叫道，「我同你走好麼？……你說呀！我知道這全是我拖累了你！……」

他們彼此都不響了，隔了好一會，於是絕腿天兵才又用略帶啞啞的聲調重復道，「好，我同你走，」他好像罪人似的顧下他的眼光了。

他從這一天起便沒有得着安靜。在半個月內，他的兄弟就找機會同他密談過兩次，向他商量逃走的方法。平日他簡直不敢望他的眼睛直視，他害怕牠們，彷彿牠們在逼着他放下他的決心，而當那青年人一走近他時，一種惶恐的顫慄，便又立刻通過他的全身了。因為他覺得長官們似乎已經知道了他的秘密，他總隨時都在探察着他。一天下午，他的兄弟又在操場上直向着的走過來了。

「待一下在財神殿……」

「好，」他回答。

「你從馬房邊轉過去，……」

「連長直盯我們哩，」他的眼光慌亂了。



他遲疑了好久才去赴他兄弟的約會。在那個生陳述他自己的意見時，他與王說起王高和他的談話，還不如說是他在辯護自己心跳的響聲，以及薄幕中的每一種可怕的響聲。他的眼光始終落在地上，一隻手弄着鈕扣，好像他是站在長官面前受訓一樣，但他仍然害怕了似的應聲着，一直到他的兄弟發覺了他的恐懼失措。於是那青年人追視着他問道：

「哼！你怎麼不開口呢？你害怕麼？」

斷腿大兵只是更加放低了腦袋。

「你不是害怕？——說呀！怎麼人會把你吃了麼？」

「我害怕！」他突然用顫抖的聲音問道，「我們會被抓牠牽的，——我們聽下去吧。」

我知道卻是我拖累了你！……

那青年人竟氣得發抖起來，他吐了一口，「難怪什麼人總說你沒出息！」於是憤憤地瞪了他一眼，從廟堂裏衝出去了。

他一個人留在黑暗裏面。他呆了一會，然後抽出一口氣，把臉孔埋在手掌上去。他傷心他自己的命運，同時又擔心着他的兄弟。他已經沒有再打他逃走的勇氣了，但他依舊

不敢和他接近。因為從這一夜以後，那青年人對他便很冷淡，而他自己又老是感着慚愧，一種見他便會羞不知覺地放低他的視線，彷彿罪狀一樣。他時常想到醫生的性格就會回憶起來，他且說甚麼做甚麼的。然而一個月過去了，雖然又少了幾個同伴，但他的兄弟却照常奔沙壩上辟着他的腳掌。現在他單是担着長官們的打罵了。

那是一天禮拜六，日頭很好，吃過早飯，兵士們便全體開到大河邊去洗滌他們的衣服。因為好天氣是難得的，而且長官們早就責罵着他們身上已經有了惡氣了。斷腿天兵洗好自己衣服，晒在沙地上，用石塊壓着，便雙手抱了肩頭，躲在沙灘邊的樹叢里去。他腳踏了一塊石頭坐下，他的兄弟也緊着土身跟過來了，這還是他一個月來第一次自動地和無接近，他嘆了一口氣，在他的旁邊坐下。他沉默了好一會，斷腿天兵忽而盯着自己的破鞋鼻子，騰地地假咳了一聲。

「這一下你該安心了罷！」他個着頭壓了他一下，「聽說以後抓回的逃兵還要弄死哩，……」

「在這些苦叫化兒不是一樣麼，不餓死也終歸是炮眼的。」

斷腿天兵驚慌了。於是他的兄弟拋開手掌中的沙石，站起來添說道：「我決心走。」

「你是怎麼的？」

「怎麼的，我爲什麼要在這裏受罪呢。吃沒吃的，還要挨打挨罵，拖死了還不好做祭文哩！」

斷腿天兵這時也掙起來了，他懇求他道：「你聽我的勸吧！」但是一個軍官跑來把他們的談話打斷了。

他的心情又被攪亂了。他決心要去勸轉他的兄弟，但他失神着，隨處都碰見挨查的罪光，因此他老是不找着一個機會。他在夜里睡不着覺，那些可怕的幻想不讓他安眠。他記起了他的故鄉；他的父親，他的女人是在床上直躺着，還像他上城時候的那樣。彷彿他的兄弟真的已經被追轉來了似的，他看見他被吊起來了，就在平日吊打逃兵的地方，長官們手里拿了燃得紅朗朗的「香火」。他一時又看出他已經躺在殺人場的沙地上面，屍首邊站着一條精瘦的狗子。「這都是我害了他的，」他想着，於是他哭泣起來了。

當早上趕去點名時，全體的兵工差不多都已經排好隊子了，於是眨着乾枯的眼睛，担

心着打罵，他隨着騾馬地加進隊伍里去。但空氣很沉靜，他沒有聽見半聲吡吼。他大着膽朝前面望去了，那些軍官們正在嚴肅而悠閒的交談着，營中的一個還用下巴望他一指。連長忙把他從列子里叫出來了。他告訴他，他的兄弟在夜裡和別的兩個人一道逃跑了，他應該知道一點這件事的底細。前幾天兵起初害怕和着急得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好一會他才生了頭回答說，「我——我不知道。」

「騙鬼呵，你兩兄弟都不知道麼。昨天洗衣服的時候你們還在一處談話。」

「他沒有向我說過什麼，我——我不清楚。」

「吃飯你清楚麼？」他們踢了他幾腳，把他關在禁閉室里去了。

他被禁閉了五天，一直到軍轉來兩個逃兵才被釋放出來。但當他一跨出那黑暗的小屋時，他立刻在欄門邊露出了他的兄弟；這年青人後腦邊凝着血污，背了門站着，眼光落在地上。他一時間怔住了，腦里空濶得好像一個皮球一樣。他用手摸着領口，簡直不知道要怎樣才好。直到那些押解別人的大兵叫叫起來了，他這才清醒過來，於是戰戰兢兢地回着他的寢室走去。

那三個和他同房居住的人，他正正過了午飯，一覺到他那失神的眼光，便他立刻止住談話，雙眼迎向他了。他個問他可曾見到他的兄弟，想問怎樣的辦法沒有。但他們無聲息地在自己的鋪位邊坐下，於是手捧了臉，嗚咽起來了。

「又不是小孩子——你要想辦法呀！」

他自語般地嘆苦道，「他們一定弄死他的！……」

「你去請求一下哩。」

「我父親會和我拚命的！……」

大家忍不住搖了搖頭，嘆氣着，沉默下去了。

斷眼天兵這時突地奔起身來，用手背揩了一下眼睛。「我要去勸連長說！」他喊着，「他就是槍斃我都行！」他從鋪位間衝出去了。

他沒有遲疑一下，也沒有喊一聲報告，就一直走進連長室去了。在那裏，那些軍官們正在研究處置逃兵的方法，想着該怎樣辦才能得出更大的效果。他們一發現出他，便立刻生氣了；因為他彷彿噁了似的站在他們的面前，顫抖着，一隻手掌擦着他的褲子。那個背紅

絲帶的值星官在桌子上打了一掌，喝道：

「你要甚麼？這是灶房門廢？」

「我——我請你們傷點好事，……」

「做你媽的好事呵，滾出去！」

他們把他趕出去了。並且就在當天下午，他們便又逼着他去親手槍殺他的兄弟。他吃了多少打罵才服從下來，但當開槍時，他的槍托又忽地從肩夾上滑落向地面，並且躬腰到地嘍叫了。

「他是我的兄弟呀！……」

他一連三次都不能開好準，於是末了，兩個軍官跑過去挾着他放了一槍。

## 逃 難

沙窩失陷的消息一證實，王胖先生，那地方收支所的會計，更是被憂愁塞滿了。這是一個略帶鄉氣的肥大紳士，體氣很好，以能夠一氣吸完一支清純豬鬃出名。他為人極仔細，每每謹慎到一種可笑的地步。他早已把家眷遷下州里去了。

他現在担心的就是他本人的安全。他是不敢相信他那一雙尊腳的，肥而容易沁汗；一想到忽促逃難的情形他便嚇怕起來。那最妥當的辦法自然是去雇一乘轎子，如像其他被公事絆住的人們一樣。然而由於手面不寬展，需要旁人相幫才能走路的又太多，他卻老是又不能完成他的計劃。他感覺得很苦惱，因為這一次的亂子是不能拿平常的內戰比的。

那一天下午，他又跑向南門河灘邊去了。這座縣城裏轎夫們平日聚集的地方，他希望能夠在那裏發現一個肩膀上搭着腳馬轎簾的漢子，便是一個揹着藍布滑竿帳棚的也好。他還放下決心，要是不能達到目的，他就到轎行裏去。雖然因為一種嚇人的高價，幾天以

前，他已和那老頭吵過一次了。

他在那些由各種小食攤組成的巷道間穿行着，不時又跑一鴉片烟館門口窺視，兩隻指微微散開污黑的麻布圍幕，備着臉兒，好像是他要前去過癮的一樣。他總算一歲才長出細的態度去審視那些頭滿布帕，耳朵邊垂着幾段紙收的遊民，坐情散弄一個紙官。可這一關下午快過去了，他所看見的，倒多半是一雙雙他抱了同目的百無拘撻的掃帚。

在決定到橋行去的時候，他碰見了搭記弄貨物的老闆。他請在一家烟舖裏歇歇，抽了兩口。那生意，也是越發長了。他在飯館裏問他，來不來約着，他點頭，他道：「相，別東張了，身子像鐵一錘，苦笑道：「

「明囉！你倒不要緊，我一樣一雙雞呀！」

「你也是！」那商人在煙氣備備地說，「誰叫你見天的吃油大蝦了！」

「收發運吧！這一帶處處是風風雨雨，香之不了哩。」

他強笑着搖了搖他那車胎一樣的下巴，沿着河灘，走向一片廣大的沙灘去了。那地方是每日要灑水澆兩次，上面鋪着許多開闢水溝溝的草棚。橋行老頭就住在那處。



管小土桌搭着的茅草裏面，有平常屋子的三四大小，遠看來像像幾級幾堆磚用的，近一掃。屋前有一方菜園，一個露天毛坑，屋底下堆積着引火的柴草。幾隻小豬在門前用泥的圈子掘沙土玩。

那老頭是一個狡猾精幹的人，原早也是種田子的，但早已只靠床前任拍大頭。正當這近門的價位上努力工作，所以常常討問起這有沒有積子的時候，他又不肯說。這老頭僅止得親着他翻了一下眼珠。直到一雙煙抽光了，兩腳抵住床前邊才敢撒了一下。這老頭羞慚慚地坐了起來。

「轎子是有，」他斜視着他說，「就怕你捨不得出錢去請。」

會計路帶生氣地插嘴道：

「你總要不到一元錢一單呀！」

「一元錢買不上；別人罵得有，官事。」

「官事！」

肥人瞪着眼驚叫了。他怔了怔，然又向前參進一步：

「噫，我怕你要搶人了呢，前幾天才變一串二！……」

「前幾天是前幾天呀！」

老闆不耐煩地截斷他，抓起烟籤子，撥弄煙燈的火口去了。他的神情冷淡而驕傲，倒像他才是一個坐轎子的闊人一樣；這是和他從前對待雇主的巴結相反的。會計一時間沒有回過神，他閉着肥厚的嘴唇，眼睛睜大着，幾乎要叫罵出來了。

但大約怕事情弄僵，他終於笑了笑轉圓道：

「我給你說，魚兒子！不要認錢不認人！……」

可是這并没發生良好的效果，魚兒子簡直攤身下去，重新打起煙泡來了。屋子裏很沉靜，那老闆娘開始在燒晚飯了，弄得滿屋子的烟霧。三個轎夫坐在屋角的地鋪上打「鬥十四」，專心一意的，自始至終沒有給屋子裏的情景打動一下。當會計員正想退出去，想要利用那種以退為進的生意經時，一個短打漢子，跳蚤似的鑽進來了。

這漢子也是跑來雇轎子的，他一屁股坐在床鋪上面；便爽快而哆嗦地嘮叨起來。但只有第一句話和他的差使有直接關係，其餘的都是對生活的抱怨，以及對於大大小小的主人

的攻擊。

「簡直×都給人鬧燒了！」他急急地繼續說，「一時水菓，一時糖食，不知道還那裏有那樣的臭格！其實麼，連工錢都要拖欠……」

老闆好不容易才插上一句：

「先說清楚，兩串錢一里哇！」

「現在你就耍一元錢一里他肯出呀！怕是不當麼，帶得連棍棒都挺不出一個小錢來……」

這時會計從旁諷刺而氣惱地咕咕道：

「你才會花錢哩！」

他又立刻彎身轉向老闆去：

「怎麼樣，你真是做的定價生意呀？」

「你不是看見別人雇得有價錢的麼？」

「別人雇得有！像以爲我沒長得有腳脷哩……」

他搭訕似地從鼻裏冷笑著，蘇里蘇氣地退出去了。他是一個矜持的人，平常總愛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來掩飾他的失敗。他以為老國會把他叫轉去，但一直到沙地磨盡頭，裝要進入市街了，雖然他不時用一種搖搖擺擺的派頭回轉頭去，並且奮力地尖起耳朵，他却既沒瞥見衛老團的影子，也沒聽見他那團灰塵氣。他於是大大地生氣了。

「怪怪怪這些東西總是死在城牆邊下臺！……」

他喃喃地說，好像感到了莫大的恥辱一樣。可是等他一覺出城內不安的氣氛，卻又立刻感覺到，這並非是可以用憤怒了結的了。市街上的情形很緊張，有些準備馬上前進的兵士在胡亂地穿梭著，爲着騷擾地方證券商和小販們爭吵。幾個保安兵在驅逐着混進城來的難民，生怕當中夾雜有便衣匪隊。難民是新手從鄰縣上門跑來的，大半是小商人和小舖戶，但現在已是無家可歸了。

那些腳踢在街頭的市民，他們爲語言所煽惑，總是囁息出這樣的話來：

「個房子！你不要亂殺人哩。……」

這給與會計一種激烈的印像。他停下來轉了兩轉，於是瞪着眼睛吁了一口氣，又回轉

頭走開去了。那轎行老頭在門口弄轎杆子。這是不久才從竹市上買來的，他提起竹響的一端在鼻頭下面，用了一隻眼睛審視著，恰如木匠師傅考究墨線一樣。他對會計突然讓步并不表示歡迎，他懶懶地回答他道：

「好呀，明天來給你找一乘。」

「怎麼明天！……」

「誰叫你先不雇去呢？已經光了。」

「就是滑竿也成！」

「呵！現在難道你還想找到轎子嗎？」

「這男子……那明天靠得幾麼？」

「哈哈！我魚兒子不答應別人的事就算了，若是答應了麼，莫說你一乘轎子！……」

會計員安心了。雖然在進城的路時，他想到來還不免有點後悔，而且拉心那煙鬼的誇口會照例是一種吹牛。這時市街上已經點上簷燈了，一切都顯得混亂而黯淡。他碰著三乘轎子在往城外而走，上下簾是關着的，大約是乘的女客。那個短小精幹的公安隊長，

帶着兩個武裝弁兵，旋風似的從他身邊擦過去了。

這漢子是會計員認識的，因此一種驚或嚇使他快步地追躡上去。

「喂！怎麼樣？」他苦笑地喘着氣問。

「怎麼樣呀，」那一個邊走邊回答，「變了變症，就着今天夜裏醒！」

會計員怔怔地停了下來。他再也沒有趕上去探聽一個明白的勇氣了。他整夜失眠了一夜，早晨一直警戒着所長室裏電話鈴子的響聲。他有三次去那交贈煙燻下消磨他的時間，爲預感而發慄；并且用那領在一個肥人少有的髮髻訴苦：「喂！你說怎麼樣？像我這一身疥瘡，他會能過你（我）呀！……」

可是這一夜並沒有變症。等到免強吃過早飯，那輛打老鬧也終於來了。

魚兒子並沒有吹牛。他的身後帶着兩個衣服破爛的轎夫；一個肩着滑竿，一個會下來着藍布帳棚，都不停地把手掌送往嘴上呵涼。他們是那種跑「流差」的苦力，大約離開農村已久，身體已經給流浪和生括磨得精瘦了。看來好像晒乾了的姜豆一樣。會計員把他們上下地打量着，於是搖了搖頭，皺着眉毛躊躇起來了。

他把下巴伸出一小步，向矮小的一個問道：

「喂，我的活路大啊？」

「呵暗！他昨天抬的那位委員比你壯哩！」

不等那應該答話的人張口，老闆笑嚷着把話頭接過去了。

「不是吹牛的話，」他又繼續道，「我叫的人都會錯了，那才怪哩！一上路你就清楚了，要你僅一聲我都丟錢！」

「說自然說得好聽呀！」

「難道我還騙你嗎？哼，不信就試抬抬看！」

因為連自己也不相信那矮子的工夫，老闆的話原是一種唐塞，然而會計却認真地要求試驗了。

這使得魚兒子慌張了一下。但他馬上便又鎮靜過來，玩着睛色，吵吵鬧鬧地催促着他的伙伴。那較高的一個，緊了緊褲帶，便即微笑着走過去了；把後面的「担肩」擱上，擺開八字脚步。而那瘦小的却揉了一會肩頭才走過去，焦眉皺眼的，好像給人才從濃蔭裏叫

醒轉來一樣。會計搖着不甚信任的腦袋坐上了。

在雨手拿着竿子，上身微躬，剛往兜兜上一擰的時候，那矮子的咽喉嚨是一連打了幾閃，彷彿「腳抽筋」似的。但由爲生活的鞭策，却終熬住了；老闆於是精神煥發地笑

「怎麼樣？我說吧，這了你還算人麼！」

「怕上不得長路吧？」

「上不了長路！總一過是，會像雲雲一樣愉快哩！」

「你們的畜都跑盡……」

會計暗咕着，笑臉暗地掉下來了。但他並不就此擱着，他還不能爲那瘦小的一個發生完全的信心。所以當他在一種不得已的計算上，把僱夫們應該給老闆的頭錢煙賬算清時，他還不肯馬上過現，却儘是把手掌拍在肚兜裏面，遲遲着，弄得錢鈔噹噹作響。

他第三次囑牢他警告道：

「說實在話，不要吃腹大啊！」



「怎麼能這樣！你！……」

那瘦小的老頭在二樓咕咕着。那鱒魚兒子大聲地叫道：

「我的老主人！你怎麼這樣騙我呀！」

「騙誰？……我比那鱒魚還富呀！」

會計員一尋着，站出的樣子像鐵錘一一樣，他畢竟如從從去當邊區出來了。

他把那滑滑滑水留下了。他這安。他們在度交臂的廚房裏面。這樣既可節省伙食。那典所下幾費滑滑滑水隨着他們照看。因為在那幾處滑滑滑的目子裏，說不允許軍之突地想知知，那後本身也後可能爲着旁人一種之價。這跑。他此外又給他們指定一屋烟館通。總之，凡是他們所需要的，他都全給他們妥貼了。

他現在已不大的迷戀了。他每天照常辦他的公事，代替全縣人招管軍隊，從縣縣會中坐吃他的圓扣。而一擺聽得到什麼不良的消息，他就丟下算盤望廚房裏跑，叫他們準備起來；把滑竿在大廳上架起，鋪上褥子，只等沒有坐了上去。

並且每當這時候，他總是咕咕噴噴着，彷彿督師似的向衛夫吩咐出一套這樣的話：

「不要丟臉啦！我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呵！……」

他還隨身帶着半牛骨盒子烟灰，是從前長那裏張羅來的，預備在路上給轎夫加添力氣。他這種精細的計算，有一次被那文牘着實取笑過一回，但會計正起而相回答他道：

「你不要管我的，各人有各人的想法！……」

那一天早上，因為一起床就感覺到情形的不妙，他於是又開手準備一切了。那最主要的自然是他的滑竿。其次是兩三本重要的簿記，和半「串袋」洋錢。這是他一個多月來冒險生活的代價，從採辦糶米討來的，他把牠緊圍在褲腰上了。

他焦灼不安地在客廳上慢踱着，不時又跑去大門外張望一會。他一直呆了大半天。但到了三點鐘；他這一次的逃難，畢竟逃成功了。街道上很混亂，那些被擠脫了錢的家屬在用哭喊和咒罵取着聯絡。能夠從臉上找出笑容的只有那些久跑江湖的大兵太太。大家都向南門城頭口擠，因為別的一道城門，早給防軍用石板沙袋堵塞住了。

城門口還有兵士在維持秩序。並且發出各種隨心所欲的叫喊：

「走就走啦，不准亂摸呵！」

一個下級軍官，忽然從城樓上望着下面罵道：

「我倒入他的！還隔着他媽八九十里路遠呀！」

大約是發現那些徒步的男女擠得太可憐了，他隨即就下命令，叫喝住那幾位乘坐轎子的人走下來停歇一下。這馬上被執行了，但會計直到周圍哄罵起來，這才退到一處階沿上去；而且還充滿怨憤地嘟着嘴嘮叨了好一陣。

「那樣兒就該抵住呀？……甚好！大家的都是命！」他暗咕暗咕地說。

「是呀！」一個和他運了同樣命運的附和道：「那一個人是大媽生的麼！」

別一個小聲地講了一段新聞來洩氣。他說，當他們拒守恩陽河的時候，因為兵士餓開小差的太多了，於是長官們想出主意，強着部下脫了褲子睡覺，待到吹起牀號時再發還下去。「你們想想吧！」他結論道，「這樣的隊伍打「矢帳」呀？」

「所以說囉！唯一的長處就是兇老百姓！」會計嘟着嘴表示同意。

他們呆等了個多鐘頭街上逐漸移動起來。但當會計也轉過頭去關照自己的轎夫時，他發覺出那最小的一個沒有了；那較高的一个則坐在柱腳下翻看褲腰上的虱子，顯得氣甚

悠閒。他還是失神地旋了兩轉，大大地生氣了。

「你就看你媽的虱子！」他咕咕道。「還有的人呢！」

「嗡嗡——鬮才鬮才！」

轎夫怪了一下，捲着褲腰站起來了。

他開始叫聲了。會計在一邊嘍嘍叨叨地責罵。他還踩着腳放出威嚇的話來，要他找不着人，他便要把他往軍隊上送。他氣憤他憤是老早就串通了他。對於這些過火的申斥，郭下方沒有回嘴一句。然而他的祖籍受到株連時，他却狠狠地罵過去了。

「怎麼亂叨呀！」他歪着臉怒吼道，「我的媽還是和你的媽一樣！」

「你配——我養一條狗都養家了，一天到飯西開，……！」

這時又膽慢條斯理地從人叢中顯出來，詼奇地笑道：

「呵啞！我想你已經過了四去禱了呀！」

「這個狗人的……！」

「你老罵我傷什麼——張洪「順兒」！」

……這在現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他這就附就這題隨筆談談一下；但其他才一轉身，全盤同於過他的會計，又打他打了轉來。他提防自己也會是受同樣的打擊。但他別無辦法，而那時個和他一同幹下來的，都已經陸續地走掉完了。

他直覺到自己處境的困難了。他發慌了，於是到最後，他決定自己就着長了滑竿出城。再去尋找人麻煩。但當計劃在利索而前，一場意外才成功；而當到達目的地時，那些州里的官吏，却又正忙着逃向那新的種種準備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



## 爲了兩升口糧的緣故

我們立在山徑上躊躇起來了，大家好久都放不下決心，不知道是再回轉去的好，或是索性遺漏掉那孤立在對面山徑上的小屋。

一家不漏地調查到，這自然是我們的責任。但爲了一戶人家，我們必須退轉山徑的一端去，從那里渡過索橋，然後再又回到三丈以內的原地來，實在是一件煩人的事。想涉涉水過去也不可能。峽谷實在太深沉了，當中隨時激起巨大的浪濤，而那陡峭的岩壁也不容易讓我們找一個托腳的地方。

我們給義務心和懶惰心交攻着，全身都感覺得不自在了。

到底還是那個凡事推委的科長開口：

「我看，還是讓他去吧！」

「這不大好，」

特派員抓着鼻端遲疑着，但他隨即又把手望了對方一甩，笑囑道：

「你呀！……別人那樣險的工程都要做哩！」

他亂着鼻子逼視着他，嘻皮笑臉的，同時左過右手向那渺茫積雪的老山一指。

我毫不知覺地隨着他的手臂望過去了。雖然我並不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提示。我記得那時候蒙古的積雪的山頂。忽像着那寬大整齊的馬路，馬路兩邊用竹樹支繫起綽綽有餘的營帳；這羣巨大的設備會綿亘三四百里，而且是在他們物質缺乏的條件下完成的。我從新感到一種類似悲壯的情懷了。

那科長還在抽脫着，談話更動搖特派員的信心：

「走路倒不要緊呵，我就怕又撲空哩！」

「那麼，老頭！你先吹喝幾聲看看？」特派員職着響車問。

但鹿皮褲子顛顛地回答他道：

「要去就去吧；有這樣多說話的時候，已經走到！」

他白眉白眼地望了我們一瞥，帶着頭給先走掉了。我們互相望了一眼，隨即便也跟了



上去。許是因爲走轉路的原因，我們大家都走得不很起勁，彷彿路是給誰挪長了去的一樣。單調的水聲使人感到渴睡。眼睛望出去也是單調的，臭蒿占據的耕地顯出一個褐色；只於有時可以發見出幾粒餓兵糧的紅色籽實，或者幾匹深綠而肥大的墨草。此外便是那綿亘不斷的雪山的慘白光影。

在橋頭的山岩上，我們發現一株剝了皮的枇杷樹，科長於是借題發揮地叫罵了。

「入的！這年景連樹子也遭劫啦！」他時聲嘆氣地說。

我們沒有誰搭他的白。但在前些日子，這一定會引起一大堆感慨來的。我們一定會從頭推斷起那種慘痛的災荒的一般情形來，甚至關於枇杷樹反對於人類的營養等等，好像大家突然對於人體和食物的研究有了沒大的興奮一樣。我們的感觸已經給這憐人的工作弄渾鈍了，就是發見一具死尸也和發見一匹僵斃的甲虫不差上下。

我們一點鐘以後才達到目的地。科長沒有猜錯，我們是撲了空了。那窠我們走轉路的人家竟連鬼影子也沒有一個。這是一家地主人家。我們沒有得到預期的眼淚和訴苦，以及那種千篇一律，簡單而真切的控訴：「胡里糊塗栽這樣大的一個筋斗呀！」正屋的牆壁還

存留着幾個土紅寫的大字：槍斃田東瓜！

我從牛欄邊的亂草裏指出一只天靈蓋，嘆息說：

「半年以前，他像還在盤算怎樣湊足他的零頭哩！」

特派員在讀着柱子上的油印捷報：

「……活捉營長一條，……」

科長先是咒罵着，一面弄掉着軍服上粘滿了的惹子，隨即却又一切不管地在階石上躺下去了。因為那些個霉的東西是很難收拾的，而他的氣喘又只能惹起我們的諷笑。現在他突然翻身起來嘆道：

「老順！把點心取出來吃了再說！」

這立刻得到大家的同意，我們像皮克里克一樣地吃吃喝喝起來了。

但，皮克里克！這是何等的不相稱呵！……我們胡亂地蹲坐着，我們周圍不絕地飄散着草和木料的腐爛氣息。夕陽映照在荒廢的院牆上，那裏有着一堆鷄毛，一支鬆了圈的套桶，殘缺的木質磨盤陷入在泥土裏，裂縫中盪着淺莖香忍子草；小而細長，彷彿走了油的

蠟燭一樣。一切都是黯淡的和褪色的，便是從屋後俯瞰下來的岩壁也像出自拙劣的工匠之手。

我默默地咀嚼着，心想，在這荒涼的大地上，這時候也許正有甚麼災民無聲無臭地斷氣哩！……

那些美好的食物並沒有銷解掉科長的怨氣。在歸途上他還不住的嘆氣着，彷彿吃過甚麼說不出口的大虧來的一樣。我們本是沿着老路走的，但在一處突起的土邱旁邊，響導忽地站立住了，他聳了一下夾背，然後兩隻手往背心裏一插，尋思道：

「唏，走這裏上去像要捷些吧！」

他立刻伸長頸項，打量起山勢來；科長從齒縫里咕咕道：

「又要想甚麼鬼花頭了！」

「不錯，」響導繼續道：「喏，那不是紀家坪的大柏樹？上一個坡，向那裏瀾槽邊棧下去就是，……」

但并不十分相信自己的估量似的，順下夾背，爬過土邱，他實地探察去了。我們坐在

石塊上抽起煙來。我們大家都沒有說話，太陽已經在默默地斜落了，幾團破絮般的雲塊在望西南角的山巒流聚着。天空逐漸黯下來。水聲已帶着昏黃的意味。這裏縣城還有十五里路遠呢。

當我從懷裏摸出錶來看時，響導顯着不愉快的臉色走轉來了。

「爾們媽管鬼呵！」他咧咧的咒罵着。

「怎樣，不好走麼？」特派員站起來問。

「怎麼不好走，」他回答着，「下便把夾背搭上。」上面窩堂裏像還有人住呢！」

斜長吃驚道：

「你不是說那溝裏的人已經死光了麼？」

「嗚呼！個屍子是怎樣活出來的呀，——我個人他的！……」

我們順了土丘繞行過去。一登上聯接着小道的陡坡，隨即便望見那人家的藍色屋頂了。屋子就孤立在那窩堂邊的斜坡上，四面空蕩蕩的，屋頂上巔起一縷乳色的烟霧。這僻處開荒草，踏着耕地斜降下去，然後再又沿了坡道前進。一個小孩子在大門邊出奇地張望

着，但馬上却又沒蹤沒影了。

我們所經過的地主家的房屋構造，通是一律的。一排五間或七間的正屋，正屋的對面是儲玉米的棚架，兩邊是倉房和豬牛欄；就這樣構成一個口字，幾面轉角處都可以出進。當我們從柵邊走進院壩的時候，那個先前在門首張望的小人，正小儉似地由那裏奔向階沿邊去。麂皮褲子帶玩笑地把他喝住了。

「不要動！」

他一聲地嗚叫着，隨又問道：

「你是陳么檔檔的鬼兒子麼？」

「不！」小人驚慌地說，「么檔檔是我么爸。」

「那麼，是二跨子的？」

「不是，……我爹叫陳邦福。」

「唷！個瞎精還在呀？」

孩子含含糊糊地動了動腦袋。

特派員和科長，分頭走進屋去查看去了。小人忽地慌張起來，想要跟了進去，但我好奇地留住了他。這是一個十一二歲光景，叫化兒一般破爛的少年，面色很白淨，看了他那深黑的瞳仁，誰也會相信他是極聰明的；雖然他的神情叫人感到一種冷氣。我輕輕地問他道：

「你們現在吃些甚麼？」

「未必還有糧食你吃不，」他嘆了一口氣，確笑了笑，回答說，「橫豎是豬屁股根根些。」

「哪你過得慣嗎？」

「怎麼會過得慣呢！」鞭導插嘴道，「原來是在錢窩窩裏長大的呀。」

於是不待催問，麂皮褲子講起這家人的歷史來了。這孩子的祖父原是下河人，因為在家鄉裏把生意做爛了，於是就按照當地的風氣，來這山城一帶販賣雜貨；終至成爲一個擁有兩百畝山地的糧戶。陳那福是他的大兒子，他的眼睛是在三十五歲時一場大病裏害瞎的。但這並不妨礙他用骨牌打「花拐子」，「扯招」，以及吹肥皂泡似的把自己的產業漲

大起來。他渾名大跨子，失明以後，却又叫瞎跨子了。

對於這些麻帶暴露性情的談話，小人顯得很窘，不時打插他道：

「那裏咧！」

「那裏！你娃娃那時候還在用拳頭揩鼻涕呢，怎麼知道！……好吧，我問你，么檔塘一家人呢？」

「么爸他們死光了。」

「那個舅子！你是怎麼逃出來的？」

「我和爸爸在老林裏躲了兩個月。……」

視察的人退出來了。爲了詳實起見，每一家人戶我們都要像檢舉贓證似的查看一番的。我坐向一隻裝滿乾豬屁股的木桶上去，拿出冊據來，準備填寫表格。特派員在懶懶地叫道：

「出來呀，我們不會把你吃掉了的！」

「倒還有玉米吃哩，」科長自言自語說。

而接着，那小地主却認真地分辨起來：

「不！……那還是么舅拿來的。」

「個人的，嚇，你爹才說賣了幾塊屋料！……」

「我還有甚麼怕的麼，又沒損人害人，……」

恰在這時，一個人影，唧唧噥噥地，在堂屋裏出現了。我向瞎跨子端詳了起來：這人長而枯瘦，沒有鬍子，襠襖得恰像一支洗過很多地板的「拖翻」一樣。他的頭上套着一頂附有耳罩的僧式棉帽。他從幽暗裏摸出來，嘴裏咕咕咕咕着，不時朝上翻轉一下他那人造大理石一般的眼珠。十分顯然，他對我們的檢查發生了誤會了呢！

我們原是要查明清楚才該說明來意的，但我破例地提醒他道：

「你曉甚麼！瞎，我們又不是派款擲夫！」

「還要派款哩！」

「你老是又瞎又聾嗎！」繆導怒吼道，「委員他們是放賬的，怎麼連人話也聽不來呀！」

「呵！……」



瞎子遲疑地驚叫出來，於是仰起臉，奇怪地誰語觸感，垂下頭沉滅了。

「發跟您，」隔了一會，他才咽口道，「真應該給我們想個辦法才好呢。」

「開始打起調查來。這家庭裏只有兩父子，別的五個人，已經被這世界上銷了。在周道頓夾的時候，當事人照例含糊了一陣，好像我們是要按照財產的多少分派『指差』一樣。我們寫給他一張口糧票子便匆匆地逃了出去。但剛一穿過城牆，瞎子地地又從後面追起來了。」

「請等一等！……查員！」

他靠在門枋上叫喊着，揮着手臂，一面還小聲咒罵着他的兒子：

「個雜種，你是噉巴嗎？」

我們停留下來了。瞎子的目的是想幫他的佃客再討一分口糧。這是他從來沒有提起過的。

「可憐哩！」他向我們哀告說，「兒子通跟匪跑掉了，一點吃的沒有，十天就有九天嘴巴」放糊。」

特派員氣惱地插嘴道：

「你先就該說一聲呀。」

「我把她忘掉了，我有點昏昏懂懂的……」

「她本人在那裏呢？」

「她本人麼？……她本人出去找吃去了。她寄住在我這裏的，一個孤老婆子。……」

科長忽然指出豬欄裏一堆破棉絮問道：

「怎麼，你們這裏還住人嗎？」

「她出去了！」

小地主出人意料地呼叫出來。

他的聲調微微使我感覺奇怪，而在同時，科長的手杖已經插進豬欄裏去了。一個襤褸的身體從被下鑽了出來：是一個老女人；她平整地仰倒着，腦袋不大順勢地扭向一邊；一條烏紅的刀口突出在頸子上，破碎而且噁心，恰像是用石塊扎開來的一樣。我們怔了一下，立刻走近豬欄去了。

我們一齊擁在乾涸的毛坑邊上。響導突地發呆道：

「這是矢耗子他媳呀！」

特派員偏過頭來驚問：

「你認得嗎？」

「怎麼不認得！前天在磨房邊碰見那個爛眼睛就是他兒子呀：說是在唐家沱金廠里當馬尾子，才給他媽送了兩升口糧回來，……」

「哪遺人的有點講究！」

科長猛地咕吼出來，於是大家受了電感似的，急行向堂屋面前去了。

我給一種沉重的苦惱壓抑着，沒有移動一下。雖然和我的同伴相似，那來歷含糊的玉米，以及主人們前後的慌張，已經叫我懷疑到這可悲的謀殺內幕了。我的心思離開這究竟遠。簡直就沒有想到那上面去過。

我依舊凝視着那漠然不動的尸體；她平攤在亂草上，看不出多少血跡，全漏在茅草下面去了。也許是在我們來到以前重新蓋過一次草料。她的顏面枯黑的可怕，鼻子是尖的，

看來好像鳥啄一樣，她的眼睛全閉着，表情冷淡，似乎倒並不爲她自己的被害抱恨呢！……

科長的老問早已進行着了。他在不斷的詢問着，這像比查英本身還使他感到興奮。特派員和嚮導從旁打着和聲。當我正想望他們走去時，瞎跨子恰給從門檻內面拖擡出來，他順勢跪下去了。

「我完全認承着就是了呀！」他開始囉叫了，「難道我願意麼？……我原先也是沒有吃的！——我寧肯早點死！……」

我倒抽了口冷氣，車身走出外面去了。四周靜寂到闔人的程度。黃昏已經臨頭，月亮爬起來了；眼前的山嶺恰像粘土模型一樣。一種噴噴囉囉的呼聲從遠處傳來：是雁鳥，——也是這裏全部春天唯一的點綴哩！我感到迷惘了。……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 代選縣長

在身份上雖然是縣衙門，但在私人談話間，即使是縣長自己，也把這叫做「靈房」。因為這只是一排長五間的房屋，除掉柱頭和橫子是道地的木料，其餘都是用竹子紮成的。代替屋瓦的是茅草，周圍圍着牛眼睛蔑笆。夜里的時間最討厭，山風從四面山峽中兜灌下來，每每吹破蔑笆上的圍紙，於是老爺們就不能不儘量把頭埋進被窩裏去，睡做一團，做出那種鄉下人叫作「狗插對」的睡眠姿式。

縣長到省城公幹去了。他自己宣佈的目的是請賑，但實際上是去活動政界的。他已經去了兩月，起初時常給同僚來信，告訴他們一些接洽上的煩難，最近却少有信來了。他是軍官出身，又住過半年縣政訓練班，所以當接到委任時，一看是災區，便很熱情地表示他要苦幹一下，不過一差進這殘破的城市，他却又立刻灰心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講，他「馬上冷了半截，」因為他「連做夢也沒夢到這樣的糟！」

現在，當在勞西里時只有第一番和第三科科長，以及代辦縣是職務的秘書。秘書名叫賀區，是個年近四十的漢子，面乳白毒，毛眼卻極粗大。他當過小學教員，後來又在招安軍隊里混過很長的時間。本是有烟癮的，但早已只吞服一兩顆孢子「吊癮」了。他的動作活潑，臉上很會表情，簡直是「要哭有哭，要笑有笑」的。他常常自誇他是一個老「跑蹩匠」，見過許多稀奇古怪的場面。

他這時正在磨寫禁止災民出境的告示，第三科科長也在趕着頭寫，到一個却還攤在席上，這本是個健旺的老人已經弄出毛病來了，他緊裹在被窩里，只留一張黃帶打皺的大臉露在被外，頭上纏着一條「祝君早安」的毛巾。他在嘮嘮叨叨地抱怨着，很不滿意縣長。他早年曾經當過一兩度衙門的收發員，是個肝火極旺的人。

「簡直是胡塗虫，」他忽然認真地說，微微欠身起來；「胡塗虫還曉得爬一下！……才接到委任狀我就對他講，我說：要把經費靠穩啊！——本來地方就苦寒！——這這恍字號！」

他突地搖着四肢發噤氣起來，重新躺下去了。跟着來的是一聲沉重的嘆息。他覺得這

一次的出門大失策，倒是蹲在家里坐冷板凳好些。那第三科科長沒有答理他，這是一個沉悶寡少說話的青年人，油黑的面孔上生着幾顆黑痣。他長在清閒的時候也只會擠出着面龐上的油脂滑動。到底秘書轉過臉來，用筆管戳着鼻翼，笑道：

「他是太相信苦幹了呀！」他照例把一切都付之一笑。

賴老頭兒却是肅肅的和認真的，這使他更加生氣起來，他拍着桌怒吼道：

「苦幹個屁！……麼我麼？一來就清查這門款子，那門款子，查出沒有借帳，就甯了，……真好意思！」

秘書沒有回答，僅只從鼻孔里嗤嗤地笑了兩聲。屋子里立刻沉靜了，時鐘滴搭地滴着，燒在火盆上的水罐發出幽微的聲響。這時是早晨八點鐘。爲趕忙忙告示，他走出去，他們一起歇就動手工作，所以屋子裏弄得亂七八糟的。地上散亂着口痰，谷草和火柴頭，被子毯子堆成一團。秘書甚至連臉都沒有洗。末後他磨一好，已担任下的幾分，大大地伸個懶腰，擲下筆站起來了。

「天底下那有那樣多辦得真的事啊！」他用嘆氣一般地聲調說，一隻手按着頭髮往後

一攏。「就這個人，就這樣：沒關係！到那匹山唱那個山歌，……」

他頓頓地自言自語着，一面梭羅着寫好的告示，搔着頭和肩膀。好像剛從灰塵里洗過澡來的雞婆一樣。這當兒沒有談話他的嘴。他穿着一身灰布軍服。只有三個黃銅鈕扣，棉外套的領子露在肩頭上。他隨後走近火盆邊去，拿食指在水桶里攪攪，探探溫度，於是動手洗臉來。

他從架架上扯了一條毛巾，自氣地嘆息道：

「這爛帳日子熬過的多哩！……」

他的洗臉是有一種特別的派頭的。裏邊鍋的水洗，洗的時候把臉全浸進水裏去，拿手巾按着原是發痛的鼻子揉搓，息里呼吸，好像在水裏洗衣服一樣。隨後他取出這毛巾，用毛巾的一角盡量塞進鼻孔裏去，不住地抖動。「別的不緊緊，」他常常這樣地說，「這帕臉非洗舒服不可！」

因為老頭子又講到要走的話，他就把水流水滴的臉抬起來，打掃他道：

「好好養你的病吧！——能來之，平安之！」



「我沒有什麼不安的！」老科長回答道：「住孤老院還比你這裏強得多！……我  
也登過一些衙門，絕沒有這樣強迫！……真是做賊還娶的一個好伙伴！……」

他說得很憤激，秘書總算收拾他的鼻子去了，息裏呼喚的。那個年輕科長也已騰好了自己担任的幾分告示，他把他們系在代理縣長的椅子上，用硬盒壓好，便趁着厚嘴趁走的火盆遠去，在一張沒有背靠的大圈椅上坐下。他並不當心烤火，只閉起臉冥想，一隻手弄弄面炮，他出其不意地把眼射向老頭兒毛茸茸的嘴上去，由說道：

「他再不來信我們一道走！……」

「怎麼？」秘書把毛巾從鼻孔裏扯出來，故作驚異道：「你真想不開了麼？……窮了吧，老弟！這種生活就出十萬元也買不到呢！睡在床上都可以看山，還是想家！又一豈不受拘束，又可以隨便把老百姓拖來打屁股，高興的時候，……」

他的僑友一起面孔叫道：

「說正話請哇！」

「好、說正經話！」代縣縣長馬上同意。「我敢向你担保，這廣告示一兩天就會生效。本橋邊給我雇個人住，看還長得有翅膀麼！一天平均拿十五個人計算吧！一個人五角，五的五，五五二塊五，……」

老頭子嘆息道：「杯水車薪啊？」

「你這這一個頭就想挖一個金娃娃麼？哈哈，瞎說呀！……我給你說，不要慌：久坐必有一測！」

他隔了好一會才收拾停妥。於是照例用手掌擦着臉，嘆息了一句「哎呀，這怕險的險了！」隨即便推開那扇為別緻的篋篋窗門。從這裏望出去，便可以一眼看清那幾條崎嶇的山嶺，一些異狗在破缺的牆牆上找死人吃。秘密憑着窗門叫了幾聲用人，沒一個回聲。幾個一同跑來「發財」的隨後，都陸續逃光了。現在為老爺們服役的是幾名襤褸的壯丁。他們是「鄉鎮上徵調來的」。由當地居民湊集口糧餵養。下雪的時候還要供給柴火。這些可憐人住的是一間小茅棚，好像趕鴨人的窩棚一樣，冬天就在那裏吃鴨睡覺，並且正正經經地為這全縣最高機關服役。茅棚就建造在一段焚毀過的地基上，那原是縣署頭

門的所在，現在只賸有四個石頭門臼了，兩根盤纏「豬矢練子」的石椿突出在地面上。秘書因爲許久沒人應聲，掀起鞋子，拍達拍達的跑出去了，他張望了一會，然後才發現出一個真正守衛着的公民。

這是一個十四五歲的青年，衣衫襤褸，黑頭帕上箝着一頂灰色軍帽，已經睡着了。他蹲在門臼邊的茅草上，頭臉緊埋在膝頭上。只有那根夾在嘴里，飾着紅布繒絡的牙簽子還是挺立着的。看來倒像插在垃圾堆上的一樣。秘書忍不住發笑了，他望那纏着牛皮襪子的握棒出了一腳，嗚叫道：

「嚇，這才好看哩！」

壯丁給立刻吵醒了，他怔了一下，隨即右手在三朵邊一擱，趕緊扶着牙子撐起身來。

「敬禮！」他頭際說，又把手向三朵邊擱了一下。

「倒還沒有忘記敬禮哩！」秘書弄地說。「我問你，你們這裏在做賊麼？」

「沒有睡，報告。」

「你聽！睡，還說沒有睡！」

「我只覺了一下，因為，——」

代縣縣官急急地打斷他的解釋，道：

「你們的道理總是多得很呀！好吧！我下一次才同你講：咳，你記着吧！我是說一句算一句的！」

他拿一串囉囉嗦嗦的談話把壯丁支吾開去，原來他已猜到那「因為」後面跟來的惡倒的訴苦、口糧沒有了，腳餓酸了，而接着便請給一點吃食的話；所以他不敢他——說下去。本想消問別外幾個人的下營，也就不再提起。他們大約是到城裏由開我尋可吃的草類去了。他覺得他趕快去請聯保主任。待得壯丁陰縮縮地車開身去。他這才忍不住苦笑了一陣，望着那蒼白的背影，搖搖頭說道：

「那裏在那裏去找告化鬼呵！……」

當秘書正為病人燒好粥罐，聯保主任走進來了。這人面黃肌瘦，渾身打扮得像寒暑表一樣，頭戴雪帽，灰布藍衫上罩着花緞馬褂，下面是牛毛襪子的裹腿。他窮困了二十多年，現在才好容易找着一個替桑梓服務的機會。一進縣衙門，他總要說幾句壞話，生怕那些還

在外鄉亡命的紳士回來把他擠掉。他日夜都想着這件事。

他的眼睛是向外凸出的，在縣長提起應該多邀幾位正紳，回來幫忙地方上的「復興」時，他就骨碌碌地轉動着牠們，笑笑道：

「他們肯給你回來呀？……哼，你怕是原先麼！……說不得，縣長！沒錢的事只有我們這些兒子才肯辦呀！……」

這一天他又找機會說了兩三句壞話，隨後秘書就同他談起告示的事，以及禁止災民出城的有效辦法。代理縣長說完過後，主任默默地想了一會，於是斯斯文文地站立起來，手背揩拭掉鼻尖上的水珠，強笑道：

「要報告秘書長，這個辦法恐怕不行呢。」

「怎麼不行？——只要你們肯辦就行了呀！我懂得的！哈哈……」

「的確的！」主任認真地說，「秘書長出去看看就知道了。每個人至多只有一口爛鍋，……」

「呵，難怪！你以為我們的目的是在籌款呀！……」

「不是不是！秘書長的意思是爲地方上保存點原氣，這我是知道的；還消說麼？……決不是！不過我試驗過來，你一阻擋，他們就橫扯，說：『好呀！那你就供養我們；簡直難纏得很！……』」

秘書諷刺地插嘴道：

「窮了，你都這樣講，那只有讓他們走好了」

他說話時，眼睛略略向上一閃，兩手一攤，隨即往枕頭邊找尋香煙去了。聯傑沒再說下去，好像突地失掉了記憶一樣。他依舊呆立着，帶着不甚自然的笑容，不時抖擻一撮嘴唇；病人從被蓋邊緣視着他，第三科科長一逕在摸着面龐發愁。

待得秘書找出一枝壓扁了的香煙，在炭火上吸燃，他這才又重新擦去鼻尖上的水珠，伴笑着說：

「我看根本要請點賬款才行。……」

「你們這些人！」秘書裝出一愉快的神氣，把頭頂一偏；「我還要怎樣說呢？康縣長去省里就是請賬的；我們起碼要叫他們撥五萬元！」

主任不大相信地笑道：「有一萬元都好了呀。……」

「五萬！是一萬麼？我們就讓他們自己來，請他們看看老百姓吃的是些什麼東西！……」

「呵！我還沒有報告，五狼溝又發現一家吃人肉的可！」

「你詳詳細細寫個報告來，姓名籍貫通寫上，要不然又以爲是我們騙人！……」

「要他們撥五萬；決無問題！……你像還不大相信呀？看你的神氣，……」

「不是不相信，要快一點才好哩。嘻嘻！」

「快一點，又不是點火吃烟呀！……不要担空心，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省賑會和總部里老康都有熟人，只要他去吹一聲，就行了。」

「熊夠這樣，那地方上就受福不淺了呵！可是我說在這裏看，一聽到賑款，許多人都會馬上回來的！……」

主任搖了搖頭，於是發着感慨，訴說起紳士們原早承辦賑務的黑幕來了。他們常是掙八角的升子發賑，而且只有自己的親族佃戶有份。還有叫老百姓交出錢買了票據來領賑

的。他在結末添說道：

「呵！他們的話都說得麼？就只有沒把大河里的水喝乾！」

他的神氣顯得十分憂懼，但秘書却立刻給他保證，說是他決不能讓這些「爛紳」染手。

「我們挨都不准他們挨，」他萬分認真地說，「你得即刻就去辦；你將來可以多出一點力。……」

「沒有說的——秘書長是外鄉人都這樣熱心哩！」

「不過這一件事呢」，代理縣長指着告示說，「你得即刻就去辦，最好一個都不要他們逃掉。」

「我總盡力就是了呀，沒說的，白廟子安幾個人，索橋邊安幾個人。看他還長得有翅膀麼——哈哈！」

主任自負地捋了捋胸部，同時用手掌擦了一下清鼻涕，於是搓搓兩手，掀起告示，很低地鞠躬了幾下，退出去了。秘書搖頭擺腦地微笑起來，懶懶地吁出一口長氣。老科長在床上嘆息道：



「一說夠賬款，就嘆氣里都伸出手來了！……」

「你讓他個舅子去蠢想呀！」秘書打着哈哈說：

十二點鐘一敲過，那年輕人伸伸懶腰，走出衙門午餐去了。自從廚子逃走以後，他就遷在郵局搭伙食。代理縣長却是自己開鍋。因為依照科長的辦法雖然方便，但這城裏只有郵政局長的東西才敢放心大胆吃，而那裏的空氣卻又十分拘謹。加之秘書對於口味很是講究，戒烟以後，他是更把精神集中到腸胃這方面來了。

和許多慣常出門的人一樣，他自己也能夠弄菜。那最得意的傑作是麻婆豆腐，回鍋肉和烘蛋。但在這邊地而兼災區的地方，他却只好每天吃「豬鬃」，炒潼川豆豉，而且還是他上任時準備就的。衙門里不大便於開火，所以，每天餐飯時，他總得出衙去臨時借用老百姓家的鍋灶。當作報酬，他每次給他們一個值銀一毫的大銅錢，或者半碗賸飯。

他飄飄蕩蕩地從衙面上經過着，一隻手拿着包米的手帕，一隻手拿着穿掛豬鬃的草繩，探出頭腦，挨門挨戶地問道：

「鍋空麼？——幫我燒一下子！」

倘若每一家人的鍋灶都占用着在，他就坐在那家全城唯一無二的茶館裏等待一言。這城裏現在只有臨時湊成的半段街道，一共不上三十戶人。他全部和他們熟識，好像他自己的那隻寶貝鳥子一樣。所以要是甚麼人家的吃食下肚了，總不忘記站在門首給他打一個招呼的。他們大都樂意給這窮寒的老爺服役。

這一天那爐燒鍋的是一個老年的孤孀。他吃過飯，打了兩個哈帶烟熏氣味的飽隔，於是照例把豬鬃提在眉毛邊瞧瞧，自語道：『看還吃得到一個禮拜麼？』隨着高高興興回衙門去了。因為當他正在竄動鍋鏟，而那一片一片的豬鬃，也正在縮縮，透油的時候，豬鬃主任跑來報告他，說是索橋邊已扣留下二十個以上的『民丁』；所以他想誇耀一下他的智謀。才一走進屋裏，還來不及把豬鬃掛向離壁竹釘上，他便擰起指姆笑道：

「如何？——說馬上見效就馬上見效！……」

「你看一下那裏的信再高興吧！」老科員搔着床噥叫道，「真是景有此理！」

「你又怎麼了呵？老太爺！」那書滑稽地瞪着眼睛問。

「又怎麼了呵？」老頭子繼續道，「還不是那個混帳！……真說得漂亮！叫我們忍

耐一兩個月看！」

「呵哨，哈哈！我怕甚麼……你讓他個舅子去尋呀！橫豈可飯半夥樣，吃一節剝一節！」

「飯半夥也要打的勻稱才好哩……再這樣下去長得連婆娘都討不住……」  
那第三科科長爽地把手掌臉面翻移開，嗚叫道：

「真太狗矢了！」

「我決定走，」老頭子繼續說，「難道我還要把幾根老骨頭送葬在這里麼？……」  
天就寫信回去要罄川；自己執錢就是了。……我不信。在這以稀得公出甚麼好處來的。死，會連簍擱子都找不到一張哩。……」

他的那副忽然咽哽起來，於是秘密嘆息道：

「不要瞎想吧，你又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大病……」  
「停了一會，爲要使他的同僚振作來，便又做聲道：『呵哨，我先前還沒有病完呢，早上商量的事已經生效了呀，這舅子……』」

他於是開始重述起聯保主任的報告來。在應該使同僚寬心這一個道誼的見地上，他還逐句誇張着，似乎那些異民準定形錢無疑。其實他正在笑話這，「管他媽的，弄一個弄一個呀！」而老鄉子也很快被說服下來的時候，聯保主任走進來。他已經改變了面目，滿臉血痕，額頭上粘着很厚的黑色灰燼；顯然是鄉下人醫治生傷時常用的紙灰。

穆青神了一下，站起來驚問：

「你是怎麼攪的？」他忍不住嘆吸一聲笑出來了。

「怎麼的嗎？」主任喘着氣說，「我才當了一下，這些狗人的！……他們丟臉着過，我才搗了一下他們燒燬幹起來！……他們曉得縣裡槍都是爛行頭！……」

老頭子突地從床上欠身起來，懇求道：

「請你們把藥盒子給我！」

他的臉色枯黃，聲調略帶顫抖，彷彿是在請求一件與生命有關的事情一樣。穆青怔了一下，隨即伴笑道：「好肥，我們一齊滾蛋！」於是他兩手盡量一場，直搗了穿他回屋上輪去了。……

然帶必誓並沒有決心走。官場責任太重，他又重新工作起來；把他的「偉事」辦妥了。與其失業，他們不如再呆下去。這時是「閉」，幾位們都已睡著了，屋宇里靜得可怕。代運縣去這「閉」亦發竊思一心思。

他忽然爲一種靈敏所激發，他必須要叫吳民買些好藥。這傷是一種十分可憐的辦法。他犯起時長吁短嘆，急想救他。但那一個才靈敏。既聽一陣涼風滾來，他又趕忙把頭縮到衣筒裏了，一面說道：

「嚇，你吓甚麼腰！——瘦狗還要煉他三斤油哩！……」

他愈想愈深，而當他重新熬成一團時，他那新的計劃也就愈加明確起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 祖父的故事

我已忘記不清是在民國哪一年，或者還要早些日子，但總之，那年的夏天，駐軍才一換防，祖父忽然想回鄉意來，要給我們住宅的四面改裝了。

這意見是他一天傍晚向祖母提出的，目的自然已經和軍隊軍隊駐紮我們的房子，他說得很詳細，竟連如何改裝，以及改裝後的佈置，通通都說到了。他原不該是個細心慎重的人，但使我永久忘不掉的，倒是他老人家那一天說的話氣。他一階階十分響亮地談着，但走不上幾步，便又忽而停下來了，笑問了祖母。

「怎麼樣，我們就這樣辦吧？」他問祖母問道。

「還沒有妥夠麼，當然就這樣辦！」祖母斷然地回答。

於是她那一嚮嘴，又無例劈切一通歷年來「駐軍」帶給我們的晦氣，他們的蠻橫，以及一切反主為奴的行動。她對於每一件微末的損害都很記得，比如，某一次，一個排長或

班長烤火待掉我們的桌椅，以及將如此類的事，真好像上當還得一樣。他更沒有忘記那一批新近才上防的，因為發了一點細心，那班長曾經辱罵過祖母一頓，叫她做「老刺婆」，聲音又粗粗的「蒼麻瘋子」。一面在臨走時，更特意搗毀了我們的窗戶，用具等等。

對於祖父的計劃，不消說，我也是十分同情的。雖然我的目的是想「一玩弄」匠老師的斧頭錐子，檢幾方木塊，與他做「只鷄風拿鷄用的」一扮扮」。這並沒使我等好久，不上三天，而母親把那個紅眼睛，滿頭鬍子的子爺人請到了。

這是一個沉悶而驕傲，不多說話，一開口却又是便衣棍棒的神色，他一走進大廳，便把他裝家私的木箱和木馬，從房頂上移下來，靠着板壁一頓，彷彿我們是叫他來「做官差」似的。

「說呀，做甚麼呵？」他悶聲悶氣地問。

祖父把他的計劃告訴了他，並且驚問道：

「哼……你的老六呢？」

「他不得閒。」



「你去叫他來吧，我的事情急呢。」

「我家裏就不壞人了麼！」

祖母嘆道，「你家裏的生活可以攔一下呀！」

「攔一下，——你們才這樣說！」

聽了他這毫無動靜的口氣，祖父和祖母沉默了，他們不安地互相察察，向著各處。這其間些微想他們一定想起了張木匠，轉著要避過這強強老頭子的急進，但大抵情及到就攔了時間，祖母雙天拍了一下衣包，終於拿出來了。

「好，不要說了！」氣沖沖地站起來，「你現在是該做一手呀！」

「我家裏不用人僱好麼！」

老頭子咕咕着，用手背擦了一下鬍子，抓起「丈尺」，走向大門去了。

祖父喘了一口氣，便也跟著走了出去。我們住的是三進深的房子，中間開門，後面一進，其中有四間是店舖形式，只是沒有人居住；廢下的一間便是我們的八字龍門。門室很深，在裏面是沒有人伴送，我一個人是不敢單獨進出的。祖父的計劃是想把那一間舖面

各開一道小門，招租幾家小家庭住。而龍寶則改裝成舖面；並且已經想定一兩家裁縫之類的手藝人，打算招請他們開設店舖。

現在，祖父就正在和蔣木匠老頭子計畫着改裝的工程。他一向，常常着，到着地帶長長的手臂；恰像一個樂隊的指導人一樣；他一面說着他的意見，而他那緩慢的敘述不時爲老頭子否定的回答所打斷，於是他的手臂便像吃了一群鳥的，咳下來了。

「那麼，快你又怎麼樣呢？」祖父充滿煩憂的問：

「挑枋和柱頭通通換過，……」

「這不太倍工麼？」

「是倍工呀！」

木匠回答着，擡了祖父一眼，好像要強迫人承認的意見似的，他量着丈尺，又拿過那屋子裏面去過去了。

祖父從他背後說道：「你是怎麼的，……」

「我已經看清楚，——是那個樣子！」

他走進大廳，在他的木箱子上面坐下，然後慢慢騰騰地在懷包裹取菸葉，捏碎幾段，把菸好，打起火石，吸燃起來。他這一切動作都顯得很莊嚴，一點也不留存跟進來追問的祖父。可是，等他暢暢快快的吸了幾口，隨意吐了一口唾沫之後，却又平心靜氣地說出兩句意見來，而且竟使得祖父完全滿意了。

他老人家表示贊成道：「好的，就這樣做吧……」

「那個聽你的話呵！」木匠繼續道。「材料好壞是你在你身上的。我又不會變牠。」

「沒有說的……不過，要請你儘量爽利一點。」

「一個人只有一隻手呢！」

「呵！……」

祖父忽然出聲了一下，於是木匠帶重地說道：

「這樣，大門……是裝釘死了麼？」

「是裝釘死了嗎？」

「那以後要還原，不是很麻煩麼？」

對於這進一出的問，老頭子裝做不會聽見，只把煙斗在鞋底邊一磕，磕出煙蒂，便起身來，悶聲悶氣地問道：

「木匠呢？」

我當時以為祖父是應該得到一個笑臉才安心的。因為那時候他還照常懂得裝着太平景象，彷彿只需三五年，人們便可以重新安安靜靜地吃，喝，睡覺，他的八字龍門也可以重新舊觀，而他母親那堆盡底金字的節孝牌表也。以重新掛上的。他沒有料到那幾年代還不過是一種苦難的開頭，不會料到我們那可愛的老屋，以後竟連一椽四不依的門面都保不住了，只留下幾行扁額，在那裏替吳和死亡，血和火的悲苦經歷作着見證。

幸福的是他家早已鋪進墳墓了。……

他並沒有迫着那木匠可着便他滿意。他想着甚麼似的啞了一聲，就把老頭子引進堆存木料的柴房裏去了。但當早飯時，他却忽而把筷子停在飯碗裏面，又拿他的疑慮向祖母提出。她那時候正和我的祖母的母親賭過氣，她噙着嘴忤他道：

「半糖裝死裝活做甚麼呵，只要避得開那些瘟牲！」

祖母的目氣雖然別尋，話語一觸住筋脈，他老人家倒也立刻就安靜了。他之願意犧牲，我們那破面的門面，本來就是爲了要避免駐兵的。他很想去將木匠不能在換防軍隊開茶之前完工，因而一有空閒，就要跑去催促他，每餐照例的動酒動肉，可是老頭子却不響這些。有時候，祖父才一開口，他便覺手揪住孫子的耳朵，生氣的把臉抬起來了。

「你看我兩支手都在做哇！」他堵住他說。

於是再也沒有聲音，重新嘩嘩地推鏟起來。但不清楚是爲了甚麼，不久老木匠却又叫了他的六兒來幫工，因此裝嵌門面的工作，總算很快地就完成了。

真的，驟想描寫祖父那時候的興高采烈，是太費事了。我現在只想說一說他邊回祖母去觀光他的成績時的經過。時候是下午，祖母和母親，和我那年青寡寡的姨母，都正在堂屋邊裝乾鹽白菜，忽然他老人家笑着進來了。但又並不一直走進堂屋，只在耳門邊停住腳，左手提着衣袋，右手舉着他的硬頂瓜皮帽，像在給誰還禮一樣。

「怎麼樣，你就去看一看罷？」他略帶驚惶地笑說。

「已經完了麼？」祖母滿不在意地反問。

「早完工了！」

「好，那我們就去吧！看你的樣子，像是等不得呢。」

於是祖母叫我從手腕上放下她那搖擺高高的袖管，幫她解去圍裙的紐扣。這會去三分鐘，但祖父卻不會改變一下他的姿式，也沒有絲毫感到不自在，他走起路來像酒店一樣，我們可也終於出發了。

祖父一路上很少停過嘴。他傍着祖母走着，拍手劃腳的，就像他老人家發現了一種值得開心的秘密似的。當走出大門時，他更激動得像一個新鬼了。不過，有許多瘦弱的人顯一樣，我看出他正在被一種自信和隨從自信而來的懷疑交纏着，終究不知道怎樣去證實他自己的命運。有三四次，他本已爽快而愉快地判斷過，從此不會有人發現出他原來三邊的住家了，但不一會，他又忽而脫掉帽子，搔着腦頂，開始動搖起來。

「怎麼樣，是看不出來吧？」他問了祖母。

「這怎麼看得出！」祖母斷然地回答。

隣人楊花豬捧着煙袋，從對面階梯上讚賞道：「這個想法真妙。」於是祖父略一回顧，便又匆匆過他那高大的陽傘，轉向我們那可愛的街場去了。

他笑嘻嘻地問道：「你看，看得出來麼？」

「簡直看不出來！」花豬認真地說。

祖父鬆了一口氣，愉快而平靜的微笑了。回轉身來，他又立刻再扭扭頭，再試一試她們的眼力。她們平日是不許在大門口停留的，這回是特別破例。她們自然會給一份滿意的報告，而且還不等他開口，她們便搶先似地說道：「那無論如何也不會看出來了……」

然而祖父好像沒有聽見。他嘆息地擰了一聲嘴唇，於是自言自語道：「真夠麻煩！」他臉上的高興全褪盡了。

他隨即直起身，向着祖母發愁道：

「耽公爺的事究竟怎麼辦呢？」

「怎麼辦？」祖母回答着，向「倒罐」裏塞進一把白菜，「少了四十出錢，我就冒背

把房子空起！我們是唐僧肉麼？甚麼人都想咬你一口！」

「不過，你下細想想看，……」

「我想來的——我怎麼沒有想！我不相信端起豬頭還找不着廟門！」

祖父擺擺頭，嘆一口氣，不響了。這招鼠的事使他重新碰到了煩惱，若是依照他的意思，對租金不太頂真，這本應該全部辦妥了的。我們早已租了四間住屋，只賸下一間舖面沒有說妥。但祖母不願在租金上多讓一步，而那裁縫司務認清了我們的弱點，於是事情就弄僵了。

那一晚祖父比平常更少說話，而且更顯得拘謹。好像和誰發氣一樣，他背着燈光坐在堂屋角裏一把圈椅上，不時用手指抹一抹椅靠。嘆一口氣。他原來也很害怕祖母的，縣城裏早就流傳着一兩財關於他體內的逸聞。我一覺察出他的苦惱和軟弱，立刻連聲也聽不下去了，只是隨口哼着，從燈台柱子邊偷望着他。至於祖母，却一心一意地和佃戶算着小彙帳。責罵他們浪費了柴火，好像這屋裏根本就沒有祖父這人一樣。

但是這惱人的局面並沒有延長多久。因為祖母次日到觀音堂燒早香回來，竟信了路



上人的謠傳，說是州裏正在拉夫，軍隊就快開來縣城一圍防了。她一到家，便一屁股坐在堂內邊的大板凳上，脫着半截子套，禿頭禿腦的嘆息來了。

「這一下我又看怎麼來得及！……」

她把新雨告訴了我們。於是祖父的臉色立刻一白了。

「這怎麼怎麼做呢？」他攤開手說。

「只有把駝公爺找來囉！」祖母黑着臉回答道，「這還有甚麼說頭呢！」

「四十串他不一定答應的。」

「那就候他三十串好了呀！橫豎吃虧吃定了的！」

然而，當那個身矮背駝，周身輕快，隨常把鬍子刮得銀光的裁縫走來時，却推說爲了搬家麻煩，他已經改變過主意了。這意外竟使祖母那樣結實的人竟也不免震動了一下，於是在指摘了他幾句之後，她又只好給他甜頭吃了。

請他放心，說以後決不催逼他的租錢，還稱贊他是個很受抬舉的人。但這些似乎一點也不能夠打動那個正直的工匠，他依舊一支手搭在那支微跛的右腿蓋上，左手前後搖盪

着，苦無其意的笑着回視了她。

「那我是知道的！……那是我知道的！……」

「你這個人！」祖母認真地說，「那你就搬過來呀！」

「呵呵，麻煩哩！你老人家不清楚！」

「話又說轉來了！」

祖母氣急了，竟自走近他去，用食指指着他那微背的背脊，一字一板地說道：

「老太爺剛才說過，你這的時候可以叫我們兄弟知道的……！那……自了麼，哎呀！」

「那我是知道的，還消說麼？都是自己人……」

「呵，這樣想……溜了囉！你明天就搬吧，老太爺已經說過是麼……」

「呵呵！你老人家說得這樣輕鬆！」

「那末後天也是好日子。」

「呵……不成！」

胖子擺擺頭，手掌在女腿上一拍，好像覺得難於應付似的，站穩就走掉了。

祖爺生氣道，「你這個人才怪！」同時祖父也匆匆就掉了他的鬍子，向前移動了一步。於是駝子裁縫抹一抹頸項，圓轉臉來，渾身表憤地嘆息了。

「你們兩位老人家替我想吧！」他攤開手大聲道：「生意已經清決，三十串錢的房租我吃不消呀！你就是把我駝公爺的骨頭車作褥子……」

一提到房租，祖母雖然將把臉一黑，可是祖父卻顯得活潑起來了。在這以前，他彷彿找不出適當的話來似的，只是十分沉重地皺着眉頭，一時假着祖母的嘴巴，一時又轉向駝公爺的。現在，他走近那個殘廢的手藝人，充滿外交意味的笑了。

「那容易商量！你轉來，這好商量的很！」他情急的說。

他們重新談判起來，很快地就把契約弄妥當了。條件很簡單，二十串一年，分四期繳納，此外還有一條條件，在五年之內不加租金。這自然是很使祖父吃虧的。但我想，即使駝公爺那時候還存着他借賄他二十串，他老人家也決不會推口的。因為就是找遍全境，我們再也尋不出一個像他那樣的人物來救急了。

並且在駝子輕輕快快地踱出大廳以後，竟連祖母也僅僅這樣嘟囔了一句：

「我甯肯送給他住處好聽些！……」

不上三天裁縫哥就帶着他的毯包等等搬來了，祖父也立刻安靜了，只有時向一位生客提起他的計畫時，還不免重新激動一下。可是我呢，却再也在這裏坐不牢了。

我一天總想往屋子外面跑，不是溜去和那幾個陌生的房客瞎鬧，便是站在院八爺的裁縫案子邊，和他吹幾口廢斗，玩一會他那削得尖尖的光亮亮的漿糊刮子，或者設法和別人的孩子接近，向他誇耀一下祖父的威勢。這後一件事，尤其使我得到更大的滿足；只在東街頭鐘狗少爺跟前，我却吃了一回小小的苦頭。

一天上午，我在大門邊攔住那個小潑皮打趣道：

「是好的，你看得出來這裏是大門麼？」

「呵哨稀奇！」狗少爺藐視地回答道，「我們還不是要這樣做！」

我當時很想生氣，但一轉念到祖父的智慧已經有人模仿，却也立刻開高勁了。

那時候還有使我不能安靜的，便是關於軍隊的事。我時刻都在希望他們開來，這動機許是想實地試驗一下祖父的聰明，或者別的。從一些談話裏，我相信祖父本人也會經有過

這班人呀，愈煩。因為會經有兩三次，他一般人忍而不得，終於地獄裏起來了。

「你就這樣永遠不會有『睡夢』哩……」他自語的說。

等到灰線鼠和鼠斗漸漸對我失去了興趣，我更是坐立不安了，幾乎一聽見敲門，就在屋子裏亂跑。但每次看見的，却總還是那一些路帶桌椅的圓障，和三五名攜着掃帚是這髮的土匪。在這種晦氣的環境裏，我是開始痛恨帶着人類去屠殺這羣鼠了。

但是半個月又過去了，我的期待，慢慢移到這「過年」的熱心上去了。我於是很少關心到祖父的妙計，每天只想上一扯扯「看熱鬧」。一到年終，那裏每日都有市集。我在那些地攤間巡視着，或者見識一個戴着「耳朵罩」的老先生寫對聯，看他們把多餘的墨汁，往瓜皮帽上塗抹。

一天下午，我正在瞧塾師張刺皮寫神匾，忽而一個老頭子走來，矮矮的，蹣着一節毛辮，他把「烘籠」提近鼻子邊吹了幾口，然後蹣蹣跨下去，苦笑道：

「大家倒還在想過清靜年哩！」

「你聽見甚麼風聲麼？」一個人張大眼睛問。

「還要聽見甚麼風聲！這裏又往那裏跑……」

我立刻離開那刺皮和他那紅砂石棍台子。街上冷靜得奇怪，彷彿大年初一一樣。城門口守衛的圍丁已經讓了位了，一陣火夫正抬着蒸飯的大木桶過山，打着歌喝。幾家大院子門首飄揚着紅邊尖角的軍旗。兵士們在大街上高擡着，隨着談笑，有的又忽而蹲在街當中，把一塊銀元在青石鋪道上叮叮的擲着，看是會真貨，茶館裏只賸有堂倌和座墊了。

才一走穿過這樓時，我便聽見街鄰們在嘆息祖父的失重了。我們大門口已經聚集着不少生客，有的靠了柱腳坐着，有的在水桶裏洗臉。號公爺鋪塔子的木版，在階前腳踏集起來了，街當中攔着他的一行比一；兩個的賭費正在被兵士們嘲笑。因為這三個人抱了毯包，恰從鋪堂裏狼狽地走出來，嘴裏喘着自己的氣道。

我在門樓邊裏未留心的撞了他一下，幾幾可務於是惡聲惡氣地叫吼了。

「嚇！你眼睛瞎了呀……我怎麼敢撞着這賊漢！」

我在視野的笑裏裏經過水房，想走進後院去。但耳關門上了。我就敲打起拳，直到裏面人終定了打門的聲響。母親的臉形已經紅起來了。院子裏很沉悶。我用快腿壓上一把

圍椅，正像遭受責罰的時候一樣。祖父就在我的對面，他端坐着，手掌摩挲着圍椅的靠手，眼光顯得憔悴。他不時嘆一口氣，伸伸腰，於是又假咳一聲，摸一摸帽子，彷彿生怕自己忘記戴上一樣。

祖母坐在一張矮椅上嚙嚙着：

「冤冤枉枉花他媽一大堆錢……」

那個女傭人跑來向她請示，細聲道：

「灶簷上的臘肉通都燻掉麼？」

「檢牠做甚麼呵，橫豎沒有清靜日子過的！」

祖父假咳了一聲，耳門乒乓兵地響起來了。

祖母咕咕着站起來，準備向室屋外面走去。和那些灰色朋友辦交道，總照例是她老人家出馬的。她已經一支脚跨出門檻去了，却又停留住，回轉頭來瞪了祖父一眼。

「那樣會與妖怪作怪，就自己去好囉、」他怨憤的說。

「想想，就是不裝修……」

祖父的辯解還沒有說到底，祖母已逐自走掉了，於是他的手腳無措地佇立了一會，然後摸一摸帽子，擺擺頭，嘆息道：

「這個日子真夠活！……」

可是祖父！要是你老人家真能從坟墓裏走出來看看，你會覺得你的判斷是太早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



## 獸道

是一個風雨夾雜的秋天，因為時局吃緊，我給姑父紀顯模叫進城去住下了。市面上的情形確也不大對勁，隨處都可以看見熨斗帽子，以及各種穿着便服的雜色部隊，而在老百姓一方面，自從流竄滄江的消息證實後，名氣大一點的，如像毛金牛之類，早走掉了，沒有走的也都娶架起走的勢子，發着大批夫役。穿了衣服睡覺，好像給嚇慌了的兔子一樣。總之，一切都亂糟糟的，真像大禍就快要臨頭了。

我的姑父是一個廩生，在女學校教國文，聲望還好，她隨帶一個入關在書房里很響的打着噴嚏。家里人口很簡單，只有姑母和他自己，此外就是一個半老的女僕。我在城裏前後住了三個月，結果那些謠傳着要踐踏人類神聖的私產，和另一種私產女人的傢伙，沒有來。不過雖是這樣，這當中的變動也夠大了。

單說我們站身的幾個吧。姑父的頭髮白了大半，就是打起噴嚏來也沒有從前響亮了，

多病的姑母更加衰弱下去，一提到她損失掉的碗盞被蓄便屙哭訴一遍，直到咳喘起來才會住嘴。至於魏老婆子，那個可憐的女僕，後來竟發狂了；她成天在街上游蕩着，淋濕了下身，使得我們那劫後的城市更加荒涼起來。

她原來自然是好好的。就在我進城那天，她也還是有說有笑的，和平日差不了多少。比起那些時刻都在準備逃命的人來，她倒反而十分平靜；好像那一切的謠言和恐慌，編於對她是毫無關係的一樣。她在姑父家裏傭工，已經有十年之久了。

她的身體矮小，有人叫她做朝天椒。但實際上她的性情却極和善，還帶點孩子氣。雖然她是多話的，碰着喝了酒總要沒頭沒腦地哭罵，以為有誰對她存着惡意，時常阻礙着她，但她終於活出來了，靠着自己一雙手把兒子養大了，而且還養了媳婦。早年的生活，大約曾經使她遭受到過比一般窮人更多的困難。她是本地人，一響在百門城牆邊的破巷子裏安家。她的丈夫幹過打更匠的職務。

媳婦的娘家是莊莊人；兒子在當腳夫，常常代她里去空城買辦雜貨；有時也自己做生意，担了鹽巴上小河一帶去賣，從那里販些藥材回來。在那些擾亂的日子里，因為路上

不易通行，他給弄成極難管住了，他的女人又恰當不久才生了小孩。因此，爲了產婦母子的方便和安全，老婆子向姑母求得道識，每天夜間睡在自己家裏照料，但在我進城的第一夜，竟以爲她的回去是爲着便於洗澡呢。

所以當我問起時，老婆子竟十分得意似的發笑了。

「啊哈，」她驚叫着，「我們怕甚麼哇！吃的在肚皮裏，穿的在身上。」

她把那真正的原因告訴了我，並且添說道：

「一個脾氣大，一個不懂事，若是有了一差二謬，沒把我這個老婆子罵死了哩！」

她很高興地撒一撒她那打繃的小嘴，於是照燃了「亮油壺子」，走向人馬雜沓的街上去了。我跟她出去當姑父撞了大門。到一日她來得很早，以後幾天也少有趕不上搭早火的時辰。她在工作時比較以爲爽快，似乎她不是在工作，倒是在玩着一種甚麼遊戲一樣。可是同時，她的嘴巴也比以前更囉嗦了；而且話題老是離不開她的孫兒和她婦。

「現在的年青人都當得陣呀，」她用力地刷着灶頭說，「屁股簡直給尿爛完了！」

「你就咬着一句話機說麼！」姑母有時阻止她。

「怎麼盡說，」但她回嘴道，「你沒有去試試看！硬懶得燒蛇吃哩，常言說，人窮水不窮，多洗一塊尿布會犯天煞麼！」

間或她也告訴我們一些外面聽來的消息，如像江麻子的媳婦被人蹂躪了，陳三老爺在石橋子遭了搶劫，諸如此類。但是一天早上，連多病的姑母都起床了，我們還沒有看見魏老婆子的影子。本來，若是在平日，姑母自己也是可以勉強弄好一頓便飯的，但因為一連熬了幾天夜，她的精神更壞了，並且家裏還養着五六名長僕，要動大鍋大灶，她的身體更不會負她勝任。所以等了一會以後，大家都不肯着意起來了。

姑父終於生氣了，他叫道：

「看你們這裏不宜好的東西將就得好吧！」

「你就是吵，」姑母叫喚着，「叫人去看一會呀！」

然而姑父自己是不高興出門的，那些長僕又不能夠輕易地許他們上街去買東西，因為單除拉僕，或者給別的人家用更多的錢價運東西去；雖然他們當中有一半人知道魏老婆子的住處。於是再經過一番期待和忍耐，套上服了隊的帽章，我被分派出去了。

大門日曬夜昏的軍馬，已經牽到城外放牧去了。街道上的亂響，天麻和谷草。長官的轎子，還在膠膠着，慘淡的好像鬼火一樣。城門只可開手裏，一邊門角落單懸着空車，車上個兵士正圍着他在盡情地哀呼。我沒有發見魏老婆子，她的仙門前誰個扣着了。

這叫喊了幾聲，並且用拳頭搥着門板。但好一會，才從隔壁門首探出一個戴着金箍的匪高的頭來，咕咕道：

「你搥起些吧，別人家裏昨晚上天都鬧紅了哩！」

這是一個獨眼龍老頭子，滿臉堆着粗大的編紋，他很仔細地望了我一回，於是第一聲鼻涕，然後摸摸香手袋，懶懶地告訴我說，魏老婆子的媳婦在天亮時吊死了，一個女人正在衙門口「喊冤」，想要告發那一羣輪姦一個產婦的大兵。我摸着後腦勺大吃了一驚，趕緊跑回家里去了。

我在姑父堂屋門邊認識那個神態狠似的女僕。她看來好像比原先更矮小了，滿臉淚水，懷里抱着她的孫兒。她很可憐地站在階階腳下，姑父姑母和長官們四面圍繞着她。她正在聽他們敘述事件的經過，夾着哭聲，有時又頓着頭咒罵幾句。她的髮髻已經散巴巴地

落在背心上。

當她彎了頭去安葬那尖聲哭叫着的嬰兒時，姑母突然拉長了臉，插嘴道：「你也是噲，你該給他們說短是在片子裏呀！」

「我還要怎樣說呀！」老婆子叫喊了，「我說，「她身上不乾淨，她才生了娃兒，」我說，「我跟你們來哩！」……」

姑母又叫了一聲，老婆子於是突然感到失口似的不響了；但她隨即又哭罵道：

「這些婆炮眼的呀！……」

然而好像一下子失掉了記憶力的，她並沒有繼續憤一聯串罵下去；她哭泣起來了。

她哭得很長久，十分傷心，使我一時不相信這站在我們面前的會是一個堅實滑溜的女人。但一想到「我跟你來哩」這句話，和她說這句話時的心情，我又立刻相信了，並且還相信她絕望的眼淚。我們默默地緊望着她，誰也找不到一句適當的安慰語來。

姑父深深地嘆息了，他唏噓道：

「這樣傷天理的事都有，怎麼不遭報呀。」

他不贊成她喜上感寃，但老婆子不很甘心。然而結果姑父的判斷正確了。政府並沒有接受她的狀紙，他們僅由命令保長向施材局幫辦討了一付棺身，並且還用一遍大道運回她，叫她不要隨便製造謠言來敗壞風俗。她醫了三天才家上工。她的孫兒寄養到別人家去了。

可是老婆子並沒有就此忘掉了她的侮辱和損害。雖然她的腰背好像比從前彎曲了，她的眼睛顯出憔悴，看人時像是直對着強烈的陽光一樣，但她的嘴巴還是嚙嚙的，而且和以前一樣硬助。她一有空閒就惡咒罵一通。而在結束，她却往往會突地頰唐下來，哭着哭淚哭了。

「這些軟腦壳的叫我怎樣報帳啊！……」

她是歎心的是她的兒子和親家。她不知道將來怎樣看待他們。一天晌午，姑父正在堂屋裏嘆氣，他的谷倉被縣政府封存了。幾個長伙坐在階沿上晒太陽，那個扁肥的麻臉漢子，一面吹着菸筒，一面在講故事；在堂子場一個少女被巨人們拖在苦甕裏受用了，於是半月後她竟養了三個娃兒。只有兩個多長，一個紅的，一個黑的，一個白的，頭上都戴著

軍帽，……

我正很上勁地傾聽着那種鄉下式的怪誕的幻想。忽然，一個腳膝上纏着絲帶的婦女，從耳門邊走進來了，體格很大，身後跟着三個頭臉臃腫的同伴。戴老漢子拖着老漢婆的兩手站立起來；她已經看見她們，於是吃了一驚，立刻會上下地那流淚不屈的動作。

「親家母好呀，」她胆怯地打着招呼。

但那一個走去揪住她就朝外面拖，並且嚷叫道：

「走！我們不要在別人家里吵！」

「大家好好說呀！」長伏中有人站起來勸解着。

「我們說有說的！就是把人給我煮起吃了也該還我一個骨頭！」

「嚇，親家母，你怎麼面橫呵！」

「你還有臉罵我面橫嗎？你個惡雞婆！」

老婆子吃了一巴掌，他們互相揪打起來了；但她很少還擊。她只能用手肘來掩護她的頭部。那三個同來的鄉下婦人在隨便地勸解着，沒有參加進去，大約已經認清，這不過是



一種多餘而招爭議的舉動。她們竟說，午飯飯時才被姑父送了出去，但一到大門，那種村婦式的瞎打瞎罵又開腔了。

那時候，聚攏起來的閒人已經很多了，他們高聲地談笑着。有時拍着手掌來表示他們的滿意。隨後大家又一致贊成她別去喝講茶。我沒有擠進茶堂去，我站立在人堆外面。她們爭扯了半天才又說到本題。可是婆婆子的解說，時遭遇到頑固的打岔，當她正在描寫那幾個大兵最後的盤桓時，她的親生母，忽地哭嚷着，她撲過去了，嗚叫道：

「那你怎麼不向他們說呀！你的嘴巴是屁股嗎！」

「我甚麼好話沒有說呀！」她不平地嚷叫了，「我說，一她身上不乾淨，」我說，「我跟你們來哩！」，……」

這時突然起了一陣哄笑，我跑轉家里去了。姑父在門口問起我講理的情形我只搖了搖頭，便一直走進房間去了，老婆子快黑時才回來；她的衣領給扯破了，額頭上帶着幾搭馬痕。她默默地走向灶門前去，也不張口我們的詢問，彎着腰桿，看來好像一團影子一樣。從這一天起，我們很少聽見她那種激練的咒罵了。她僅於有時紅着眼圈子咕囔幾句。

「倒活出怪來了呢，我的男人都沒打過我，……」  
 能夠使她安慰的似乎只有她的孫兒。她一有空閒便要給出外看她的，但她回來時却總是  
 喪着臉，有時悶聲不响，有時一面走過進到灶房去的階沿，一面低聲擰開簾子，沒頭沒腦  
 地囑咐道：

「這就是沒有娘的娃兒呀！」

她有一次還自走去姑母面前訴苦：

「簡直沒得來只贖一張皮了！」

「那你另自換一個人養吧？」姑母勸告她。

「這樣兵燹馬亂的，你說得容易啊！」

那個小小的生命不久就完結了。在他生病的幾天中，老婆子沒有一刻安靜，她一弄好  
 飯食就匆匆忙忙地跑出去，而對於我們處於病況的許蘭院。照例是含着淚擦手。他死在  
 一天早上。這消息立刻使她陷於錯亂了。她呆呆地從灶門口立起來，顫聲道：

「這拿來怎麼餵呵！」

她說這話時臉上毫無表情，好像說着夢話一樣。但她隨即哭出聲來，滿頭髮灰的奔跑出去了。

然而命運並不就此滿足，當她下午回來時她已把一點小小的意外，給她添搭上了。原來在姑父家門住着一個兵太太，身體肥大，頭髮是截短了的，隨帶一個人又開腿坐在門檻上「看街」。她一看見魏老婆子便要設法娛樂一下，慫恿她的小兒子兩手擦開褲襠，夾纏着她奔跑，一面嗚叫道：

「嚇，我跟你來囉！」

她平常總是彎了頭走過的，不敢沾惹，但那一天，她突地忍耐不住了：

「這個襠襖子裝的短命鬼呵！」

她哭罵着，反身追奔上去，但小孩子十分靈活地溜上了階沿，而在同時，那個短命的母親過來了，她逼視着她嗚叫道：

「你是個甚麼東西！個老子！你敢罵他嗎？」

「我每回走過他都講我的怪話？」

「他講你甚麼怪話？」

滿漢子笑嘻嘻，兵太太陰險地暗笑了，而且趕緊湊問一句：

「你快告訴我呀！」

「甚麼？沒有好甚麼的呀？你們欺負我……」

他氣極盡情地哭啼了出來。但她的髮髻立刻就被兵太太揪住了，她的臉上隨即一連吃下兩個耳光。……

這天以後，老鴛子變成老鴛鴦了，她隨常傷風感冒，而前幾天一直沒，她又立刻驚起睡起來，一個人坐在角落裏哭泣。第二天她帶著裏面紛紛，直挺挺的兒子開水地她下了回去。那時候了面上已顯半靜，海晏在流音中她騙人精靈的開到窗子前聽去了。

「開窗」天下午，天在落雨，我們大家都在屋裏清洗什物，還有幾隻鷹頭以天掉下了，急得要用的，應該從扎好的包裹裏取出出來。隨地而飄落着糞便和包袋，空氣裏響着的好像鴛鴦頭一樣。姑母不曉得在嘆氣着，問或又響幾句，因為有許多資料不到她損失，都被她隨風帶走了出來。

她一面滿臉着個愁滿展七的包袱，一面癡癡地抱怨道：

「這真是給惹急了，我還惹得過些！」

「怎麼巧就不動了嘴！」姑丈責罵着魏老婆子，「你真到夾牆里去找一下子！」

於是那個可憐的女僕怔了怔，向着堂屋門口走去，她的頭上頂着一塊黃布片子，臉上蒙着灰布，看來好像一個告化婆子一樣。她的行動很遲緩，才一跨出門檻，卻又忽地停止住了；他的影子出現在階沿邊上。我們大家都吃了一驚，立刻嗚呼地停止下工作。

那個粗大的腳夫走近門口來了，他開聲問氣地說道：

「走呀！我們回去。」他並不看誰，也不摘下他的斗笠。

老婆子忽然用圍裙遮了臉，吧咽起來；

「你不要氣我，我就只有二隻眼睛在轉了。」

「我氣你做什麼呀！」

「魏大哩，」姑母勸解道，「事情都過去了，誰又願意麼？不是我說的話，你媽也苦

過一節。……」

但脚夫沒有回答她，僅止很古怪地笑了笑。

「別人家裏有忌諱哇，」他隔了一會說道「頭哭，回自己家裏去哭，你看我都不傷心哩，快去收拾東西呀！」

在一種迫人的靜肅里，於是老婆子嗚咽咽地走進廚房隔壁的小屋子去了，我們大家覺得十分拘束，好像進了天主教堂一樣。脚夫轉過臉去對了天井，雨還在浙浙濛濛着，天空還是低暗。姑父的臉孔忽然縮縮起來；但他的噴嚏沒有打成功，完全失敗了。

那個可憐的僕人好一會才出來，脅下夾着一個臃腫的包袱，她也不告辭，連頭也不回轉一下，便彎着腦袋走出去了；脚夫緊跟在她的身後。我想問他們要不要雨具，但說沒有說出來。我們大家望着細密的雨腳歎息了。……

隔了二天，我便離開了姑父家裏，等我正月間再進城時，聽老婆子已經發狂好久了。我一天在兩街上碰見她，身上穿着一件大鏢大鏢的衣服，下身是赤裸了的，披散着頭髮，街上很冷落，幾個站在門口消遣的女人，老遠就低眉縮眼地移進門簾內面去了。

她正搖搖擺擺地游蕩過來，一隻手拿着她的襪子，一隻手拿着一箇篋竹篋。她走上十

多少，你又忽然地停下來，奇異地張望了一會，於是拿着竹篙敲擊着街道上的鋪石，一面  
嗶叫着：

「給你們說，身上不乾淨！我跟你們來呀！……」  
我當時呆了一下，趕緊埋着頭跑開了，爲的不要讓自己狂叫出來。

一九三六年五月





## 在祠堂裏

一放下晚飯筷子，那些散落在祠堂里的破落家族，又重新聚集在七公公的門口了。天色慢慢黑了下來。在院壩里，鴨羣寂寞而懶散地鴨叫着，伸長頸項，蹣跚着秋澗的積水。大堂屋裏已經點上神燈了，但因此院壩里却更顯得清冷，好像同着暗夜一道，一切都正在走向黑暗里去。

聚集起來的大半是女人，他們帶着一種深究的神氣，有的平靜而曖昧地講說着，有的不時發出問詢，大多暫時都靜默着，把一天來生活疲倦了的身體靠在柱頭上，尖起耳朵，大張着嘴，只是有時歎口氣來表明他們的關心和存在。

那個發話最多的是經理員六叔，一個平穩而自負的漢子，他似乎早就知道事件的起因和結果，恰像他自己做過的一樣。但當他正在講說一件自以為高明的假定时，那個老年的主人，突然地蹣跚起沒有鬚子的下巴，大聲地苦笑丁。

「你也是過後興兵呀！」

他帶着責斥的口氣切斷他：

「老實說，我們原早就不該讓他倆母子搬進來才對，常言說，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

經理員咕咕道：「現在倒說這些話！」

老頭子吃驚一下，感到內疚似的不響了。但他掀着嘴想了一想，接着啐了一口，便又拍着膝頭叫起來：

「這些話！我親自聽見她叫我七瘋子哩！她不瘋，養出他媽這樣一個現世寶來。昏腦的，也不想，兵太太你的都惹得呀！——自己倒跑了！」

「是呀，自己倒跑掉了呵！」一個女人附和着他。

大家於是都十分擔心地歎息了。想起了那個連長的粗暴和威嚇，他們就免不了嚇怕起來，這是一個黑而粗壯的人，濃眉大眼，說話好像吵架一樣，但對人却極和氣，他很喜欢同孩子們玩，時常用一支手把他們舉得高高的，給他們辦吃。他是那種所謂「裹腿幫」

出身的軍官，原來是一個兵士，大約曾經在諸泉驛浮圖閣一帶的火線上拼過不少數次的死命，才一直升遷到現在的地位。他平常總顯得隨隨便便的，不大生氣，雖然有一回幾乎用矮凳打斷了一個賣柴人的腳脛。因為老頭兒自己算錯了柴帳，倒反申言給吃了就扣了。

他們現在回想到他昨夜里咆哮的情形。而在城牆上，號兵們每天照例的「翻番」又開始了，其中一個人毫無止境地吹出一種聲音，搖曳而悠長，直到快天接不上氣了，別人再又繼續下去；就這樣反覆着，使人想到那種被人扼殺時的情景。經理員懶懶地從門檻上站起來了。

「你們這些人的話也難講，」他說。「總是驚風扯火的！請問，搜查也搜查了，他還會把誰抓去槍斃麼，不會的！就是顯庭姑母也不會再『吃碰』。」

有人提醒他道：「說是又跑去找張局長去了哩。」

「這個老妮子呵！」

那個潭名滕電報的寡婦趕緊接過嘴去：

「已經碰了一鼻子灰，不知道她還要跑去做甚麼呵！要他肯幫忙，他早就該把那個

瘟牲安頓下去，也不會鬧出這一場鬼事！」

「又恰當碰着那個狐狸精！」

「還有臉說自己是女學生呵，真羞人！」

寡婦很卑地把嘴一噘，住了口。於是剩的兩三個女人接起頭，把話題展開了。她們開始批評那個眉毛很淡，生着一付剛烈的，直而矯情的鼻子的太太，她的裝束和脾氣。這女人寬裕的生活和身份引起了她們的忌妒。她矯強而冷淡，隨着架了腿，坐在自己的堂門邊吃瓜子，挺直腰背，彷彿想把自己和那不幸的孤魂分開似的。聽見了誰在講話，就是對自己丈夫的殷勤也很冷淡。可是她這種不合適宜的脾味，昨夜里都包着過豐盛的親戚了。

那個抱着娃兒的布客大嫂，忍不住咳了一聲，做聲做氣的問道：

「是我，打都把錢打死了呵！」

從瓦門外傳來一陣沉重而緩慢的皮鞋聲響，人們的語言馬上停止了。連長李海山從外面走了進來，他的臉色比平日更顯蒼白了，他的腦筋已經僵死了下去。一手插在褲袋裏面。

他一言不發地走了幾百步去，他看見家鄉又變了樣，他的心像一團火，那團火會一直燒到小兵的腦筋裏，他覺得一陣一陣的痛，他覺得，他一直走過這原野。

上層樓的窗戶裏，在月光下，騎兵們，今晚這，把這原野，

於是，在國人的腳下，小兵在雲霧里，手裏，舉着火柴，他等了一會，一會兒，他覺得又都沒有效果，他覺得氣氣，他覺得：

「我怕有定哩！」

「你背着風呀。」

「又沒有風呢。」

連長忍耐着甚麼樣的野獸，口氣，全身騎在椅子上，他把手，握在椅背上，那個枯瘦矮小的女母娘，沒聲音地出現在窗門邊，她遞給小兵一根紙卷，隨手十分謹慎的向女母問道：

「我給你熱飯麼？」

「沒有這樣容易的事！」

幾乎同時，他從躺椅上翻身起來了，並且在靠手上打着他的拳頭：

「我十五歲就在外面『飽爛灘』，我沒有給人剪過眉毛？」

「你息一下氣再說哩。」

「我是受氣寶嗎？」

「她已經向我『錯』了！」

「你挪住我，做甚麼？」

他掙脫自己的手臂，跨入堂屋，衝進寢室裏去了。老太太吃了一嚇，他也隨着跟了進去。她在這室裏算是一個可憐的存在，那女兒隨着爲自己的婚姻抱怨着她，而上面也只當她是一個於姨看待，對她帶着老年人的矜傲存着鄙視。可是她卻不肯退讓，一樣地做她的當家自己的親人，老是想法消解掉他們當中漠然的隔膜。爲了這，她是很用過一番心思的，而且試驗過不少糊塗手段。她才一跟進門，卻又慌慌張張地逃出來了。

她帶着一種嚴重，但是近於滑稽的神情，迫視着小兵，壓低聲音嘆道：

「呀！怎麼站在那裏就箱子也櫃子動呵！還不快去！……」

她於是說出「串軍官們的姓名來，以及找不到他們時他會得到的指示。但在臥室內，咆哮和拳頭，已經開始活動起來了。和昨夜一樣，那女的興奮很少寧張，她懷念祇在緊要處滾上一句。而上尉則老是重覆着這些話：

「你還要嘴硬呀！」

或者是：

「我知道你的供口硬得很！」

接着便是一陣撲打，或者一段長長的，痛苦而低沉的申斥。隨即，咆哮又開始了。天已經黑定了。是一個悶鬱的晚上，城上的號音還在沒命地繼續着。在七公公的堂屋門口，那些旁觀者已經管束住他們的嘴巴了。他們只是更加尖起他們的耳朵，照樣聽着他們聽來的響動加上一兩句說明；並且監視着一二個青年人，禁止他們太走近廚房邊去，頭庭姑母也在他們里面，但她沒有他們那樣好的興致，她的心被那類相信愛情的兒子，已滿了。

由於一種奇妙之關聯，當上尉咆哮起來時，她便滾着眼淚哭道：

「天呀！我不知道那蠶子給他張家搗了多大的『黃包袱』了呵！……」

「所以你這個老姐子就是！」

縣電報馬上切住她：

「你有甚麼哭的哩，旁人連自己的婆娘都管不住，何況是兒子！」

她又忍住笑提醒眾人：

「這個老舅婆！」於是大家聽見那個可憐的丈母娘，正在長天天地嗷嗷着。

「快還一個價錢呀？說是下回不了！……」

「我怕你老糊塗了麼！」女兒和女婿同時怒止住她。

「時間沒有聲音，但突然地上尉又爆發了：

「狗入的，我總要讓你認爲我！……」

「一槍只有一個窟窿呀！」

「你還不配！你是我用錢買來的！」

「我們原早講過不是買賣婚姻呵，」老太婆胆怯地分辯着。

「沒有你張嘴的！」上尉威嚇她。「我養一條狗，牠還會向我搖尾巴！」



於是那種千篇一律的禮責又開始了。從他的敘述和目擊看來，她簡直應該把德看當女食父母，因為要不是他把她從那個破爛的「十家院壩」里提出來，使她當一個梳妝打扮的女兒變成一個太太，給她漂亮的服飾，並且替她供養她的母親，恐怕她早已在那個難堪的貧困里過世了。

他覺得持節節碎，以致經商的大叔忍不住從門裡走出來，嫌煩道：

「太把人說得不做錢了！」

「要是值錢又幫嘛！」

七公公冷笑了。他斜視着他反駁過去：

「你看她那付神氣哩，簡直是她媽個賤皮子，過不來好日子的。」

「拿到福享不來呵！」餘電報立刻表示同意。「要吃有吃，要穿有穿，是別的人麼，恐怕屁股也是喜歡的哩！」

「你們聽！」

布客大嫂忽然吃驚地報告着；於是大家立刻聽見一種低沉而顫慄的嘍叫：

「你聽這一通話！」

「我不喜歡他！你醜不了我！」

突地靜寂下來；她倒沒有再聽見回聲，但那無意識地屏住了呼吸，好像這世界毫無抵抗地這便一下打擊一樣。而接着，新的撲打來臨了。不過這和以前有幾二枚，奔跑聲和撞着木器的聲響一停止，便一切都靜寂，只有一種從下面吃緊的發吃繼續着。丈夫娘放鬆哭嚷了。

「我就是這一個女花花呵！」

她隨即又奔到堂屋口去：

「他什麼把媽扼死了！」

好像還有下雨的沙沙一樣，人們立刻湧向長門口去了；僅止七公公和顯慶姑母沒有移動，她全身顫慄，扯了衣角在揩眼淚。而老頭子現在不平地申斥着，咒罵那些野蠻鬧事的人將會得到他們應得的報賞。他忽然低着下巴和媽建議道：

「噢！我看你還是避一下好點吧？」

開着小兵一溜，一溜矮小的軍官走進院子裏來了。他走起路來蹦蹦跳跳的，一到連長門口，便立即驅散着那些充滿了關心的芳隣。然而他的聲調是輕鬆的，好像在鬧玩笑一樣。

「把戲麼？——快倒了尿去睡！」他笑嘻嘻地嚷叫着。

連長隨即從堂屋裏走了出來，搖着頭慘笑道：

「狗入的硬把我『恨死』了。」

他攤身在躺椅上去，雙手掩了面孔。

「你這個老弟！」小軍官彎身問了他。「常言說，婆娘家，洗腳水，洗了一盆又一

盆……」

「我十五歲就在外面跑灘。……」

「快收拾起吧！一會『熟覺』睡起就半個錢事都沒有了！」

「看我得罪人哇！」

「那你要怎麼哩？」

看見並非玩笑的事，小軍官輕鬆的聲調，忽然變得低沉而略帶苦惱了；他把臉擡得長長的去。誰也沒有聽見那回答是什麼。但不一會，他懶懶地撐起腰板站起來了。於是棋一會頸項，躊躇道：

「我看倒犯不着這樣認真吧？」

「我總是一空子心籠！」涼長猛地撐起身來，「就是當着烏鬼也不要出氣！」

這時候，二個新來的軍官把他們不滿意而談話打斷了。其中一個身體很大，他一聲大聲，自言自語着，好像一匹馬才在草場上踢蕩一樣，當他向他們問詢了幾句以後，便是口沫亂濺地嚷叫了。

「她！」他大叫道，「這還有甚麼說得哩！連上叫兩個兵把盤子（臉）給魚花了就是了，打發給接生所的善化兒去。再不然請那幾個伙子拖她到城外去，點她的初牌紅，（驗表）……」

他說得刻毒而變態。竟連從電報也禁不住耳根子發燒了，她喃喃道：

「甚麼打這些爛條呵，我的天公兒！」

「這就新奇了麼，」經理員小聲道，「你還沒有看見好看的呢！女人家在他們就像穿鞋樣。七公不認得記得吧，那個排桌子的排長才叫毒呢！他把他的女人——」

「快些這些口聲吧！」

想起楊鼻做出的那幾聲而毒性的也。老頭兒把他的敘述阻攔住了。

人們有的還嚮着嘴唇，有的嘆氣了，但這也不過是幾分鐘中間的事，那種容易使人變成旁觀者的好心調，那刻就把他們的同情和不安趕開了；他們又重新爲一種漠然的期待所占據。然而經過一通腰酸難受的密談之後，連長家里的空氣倒反而平靜下來，似乎並沒有發生任何奇觀的預兆。隨後，那些客人們隨意地談笑着，連長期垂頭喪氣的，一齊向外面走去了。

「我說會冷下台吧，」孫電眼目送着他們說。

布客娘子接着道：「究竟是兩夫婦麼！」

「竊把正法給我攔了哩！」

七公公咕咕着；他又向着媳婦嘆道：

「你像看熱鬧看忘記了呀，我的酒罐呢？」

他每天睡前照例是要喝幾杯的。在一張小方桌上，他一個人獨自飲着，面前擺幾粒炒落花生。那些窮家族還在發舒各色的意見，似乎不入流意。打更匠王童子已經在行候他的職權了。可是依舊沒有人想到睡覺的事。

「這樣其實也好，」歐陽報開始安慰着自己和人家，「至少那個靈鬼子的情緒取穩了。我們也少担些心，你看他媽哭哭啼啼的那個樣子呵！」

「那只怪她自己想不通呀！」老頭子呷了口酒，說：「是我麼，好對付得很，兒子的足脾長在他自己的身上在，孝娘的音信着？竟見怪的該怪自己。拿到一個年輕婆娘，一天有事沒事都花花草草的！當着着母狗不搖尾……」

「你再說好聽一點吧！」歐理員插嘴說，「像沒有逼死兩個人你還不甘心哩！」

「這才把我嚇倒了呀！」他還死逼活有氣無事，就這樣：有話看不慣！」

他們互相爭吵起來了。有人在慢聲地勸解着：

「鳥呵！別人打婆娘，你們倒來爭嘴！」

「我幹什麼？我又不想當賊人！」

老頭兒帶帶眼刺地叫嚷着，歇起下巴，進屋裏睡覺去了。他躺在床上還動了一會，但人們已經陸續走散，於是過了不久，他也在燒酒的效果下打起鼾來。而當他口渴醒轉時，時間早已過去半夜不遠了。

「我的茶壺呢，呢？」

他嘟囔着，卻沒有聽見老婆的回答。他自己爬起來才找到那把小小的官銀壺。然而恰當要遊歷涼亭的時候，院子裏一盞燈亮而吃緊的響動，把他引誘出去了。

在正屋子和一邊廂房轉拐過兩間門落里，他發見了新的老伴，露這臉和着笑臉；她們彎了腰半蹲在那裏，眼也不動，好像影子一樣。恰如孫子的一聲驚叫，使她們了茶壺，老頭子毫無聲息地，也跟着她們跑在一起了。

那響動，是從連長家裏發出的；而且還沒有完結。堂屋里的洋燈還在照耀着，正中擺着一口白木棺材，附近站着兩三個兵士，那張面張眼的神氣好像戲台下時常熱一樣。幾個軍官把連長太太從臥室中拖了出來；她的嘴是用手巾包紮着的，他們十分迅速地把她塞進

棺材里去了。

這一切都彷彿在做噩劇一樣，祇是當棺蓋合攏時，那個胖大宦官才十分明顯地嗚叫了一聲：

「趕快釘起！」

「死了？」

老婆子顫聲道，「我怕你做夢呢，關了這半夜！」

「這未免太『莽』了，唉！」

吃驚了一下，七公公明白過來，於是深深地嘆息了。膝電報一句話也沒有說。從安靜的寢室里，那個丈母孃突然哭叫了一聲，但隨即就在低沈而迫人的叱咤中噙了下去；只賸有一種糝糊不理的啞噤了。

夜很深，四近沒有一點響息。錘子打在棺蓋上的聲音，恰如打在木桶上的一樣，空澗而不着聲。而在遠處，突地響了一陣清脆的「鐸」聲，接着便跟來一種悠長而淒厲的叫聲：



「……………三魂七魄回來沒有呵！……………」  
狗嗥叫着。……………

一九三六年六月



# 夜 霧

S . y 著  
長篇小說

作者把深切的同情，寄與了一羣卑下的人物，而一面含着淚鞭打他們。小說的主人翁是一個叫做白麗英的女戲子，從他們童年一直寫到他悲劇地死在北平偽警察局的監獄里。這里貫穿着一根時代的線索——自九一八到抗戰後二年，我們爲作者精密工緻的筆觸，更深深地爲這雄壯巨大的時代畫幅激動着。



# 人性的恢復

沈起予著 · 報告文學

這是一本報告文學，是作者親身參加訓練並教育日本俘虜，由「博愛村」到「反戰同盟總部」成立的翔實紀錄，作者以「牧師般的毅力來恢復他們的『人性』，使其瞭解日本軍閥的罪過而自動地走上反戰之路。」





青銅時代

與十批判書姊妹篇合名為「先秦學術森林」，學術論文集。

十批判書

計包括「古代社會研究自我批判」等批判性論文十篇。

屈原研究

包括屈原身世及其作品，屈原時代，屈原思想，離騷今譯四篇。

羽書集

本書為一九四一年前全部論文中以武漢時代之政治論文最為精彩。

童年時代

是郭先生自傳之一，幼年起的小學到中學（一九〇九年）十七年的童年生活。

反正前後

一九一〇年起，武昌起義前後，包括其結婚時期的生活。

創造十年

一九一八年起，包括其留東學生時期及創造社時期之文學生活。

·波

包括一九四一年以後之散文集，計「剛坡」等十三篇。

羣益出版社刊行

重慶臨江路四十號

上海圓明園路五十號





本社陸續刊行郭沫若先生文集

---

棠 棣 之 花

春秋戰國時代四大悲劇之一，是孟政姦  
姜別韓國丞相以抗秦之故事。滬再版。

屈 原

春秋戰國時代四大悲劇之二，是屈原被  
讒屈辱亡命之故事。滬再版。

虎 符

春秋戰國時代四大悲劇之三，取材自信  
陵君竊符救趙之史實。滬再版。

筑

春秋戰國時代四大悲劇之四，是高漸離  
擊筑刺秦王爲荆軻復仇之故事。滬再版。

孔 雀 胆

四幕歷史悲劇，以明朝末年時雲南爲背  
景，取材自新元史梁王傳史實。滬再版。

南 冠 草

五幕歷史劇，清順治年間「師道」夏完  
淳之故事。滬再版。

浮 士 德

德國歌德著，詩劇，第二部續譯中。另  
附原版插圖一冊。

少年維特之煩惱

德國歌德著，譯者三版前言：「一本有  
價值的書，看來總是年輕的。」

茵 夢 湖

德司東著，原作是一排測的戀愛故事。

---



# 羣益出版社

## 戲劇三叢書

本社刊行三大戲劇叢書：(一)歷史劇：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鎮，孔雀胆，兩冠草，天國春秋，草莽英雄，大渡河；(二)翻譯劇：浮士德(第一部)，煙草路，歐那尼；(三)創作劇：水鄉吟，歲寒圖，懸官圖。均前後於渝，桂，昆，蓉等地上演。現陸續在滬出版。約稿中有許紺弩的「小東西」，余所亞的「仙笛」及S·Y譯的「浮士德」(第二部)。本年底可望出齊。

### 天國春秋

·陽翰笙著·

本劇係根據太平天國史實，以楊韋之變為主題，作者正確精闢的歷史觀，為我們闡述了太平軍覆滅的最大原因——分裂。因古鑒今，指示出寶貴的經驗教訓。

### 草莽英雄

·陽翰笙著·

本劇以辛亥革命時四川為背景，中國的革命運動得到秘密會社「跑哥」等的參加而呈現勝利。原稿因被檢，壓置三年方能出版，勝利後在陪都上演。

### 大渡河

·陳白塵著·

清末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終因滿清貴族及漢族大地主漢奸強盜所鎮壓，翼王石達開悲壯的走向「末路」的前後故事。檢歷數年，遲至今日方與讀者見面。

### 煙草路

·賀孟斧譯·

原作E·科爾德威爾，J·考克蘭德改編而成，曾在百老匯各地上演達十三年之久，在美國被譽為「現代不可多得的經典作品」描寫着一羣貧窮保守昏惑的拓荒者，走上純然無救的悲劇道路。

歐那尼

· 隨處皆識 ·

法國雨果著，一八三〇年，歐那尼演出，為法國戲劇史上一大盛舉。是浪漫派作品戰勝古典派作品的先聲，全劇以西班牙為背景，並以西班牙國王卡洛王，大衛歐那尼，公爵呂古柏同愛公爵姪女麥克小姐，相互對照而寫的喜劇。

水鄉吟

· 夏衍著 ·

本劇描寫抗戰期中，淞西淪陷區我雙方如何展開政治經濟戰的場面，以及我方經濟游擊隊與敵偽堅持作戰的情形，並為青年們解答了戀愛與革命，及個人利益與民族利益之間的矛盾。

歲寒圖

· 陳白塵著 ·

抗戰期中武漢失守之後，社會呈現出貪污枉法敗壞貞節的黑暗現象；然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作者塑出一個忠貞嚴勁的醫生來向社會黑暗搏鬥。

陞官圖

· 陳白塵著 ·

繼「結婚進行曲」「羣魔亂舞」「亂世男女」後的一個諷刺喜劇，是大後方官僚政治的橫斷面，是中國的「巡按使」，像吳戈里的筆觸所指，使人帶淚的笑，而懷着最大的憤恨。

羣益出版社刊行

重慶臨江路西來街四十號  
上海圖明園路五十號

---

# 獸 道



著	者	沙
刊	行	者
刊	行	者
期	期	者
卅	卅	者
五	五	者
年	年	者
四	四	者
月	月	者
印	印	者
翻	翻	者
不	不	者
准	准	者
所	所	者
有	有	者
版	版	者